尋找娛樂圈隱世高人

梁思浩・著

- 娛樂圈御用玄學大師
- 黑、白龍王大起底
- 樂壇小天后上位之謎

尋找娛樂圈隱世高人

梁思浩・著


自序

去年，我被某齣本地電影的宣傳標語深深的感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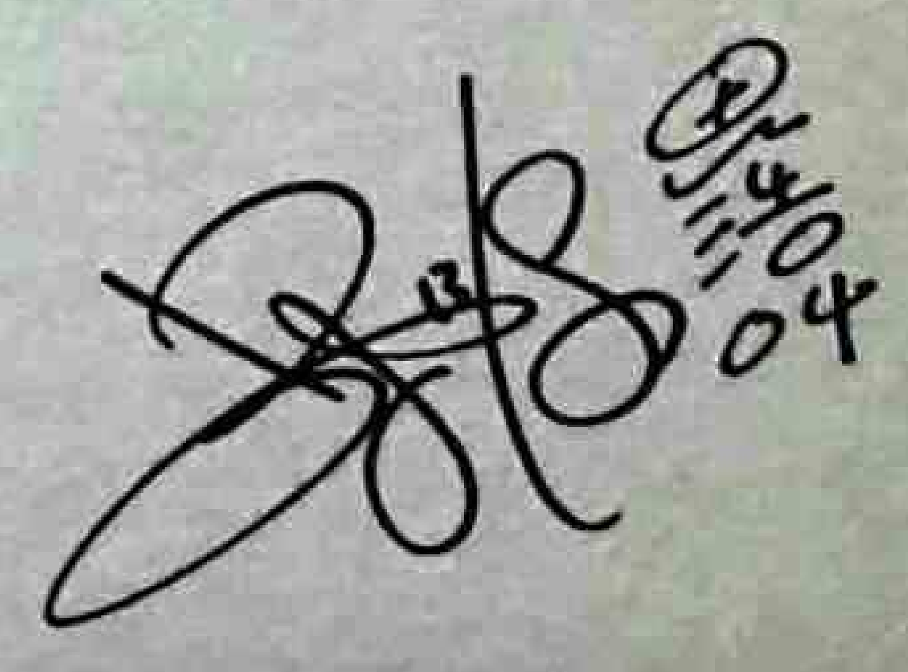
好一句「萬般帶不走，唯有孽隨身。」

我一向深信有前世今生的說法，一個人在世時行的功德或孽障都會被記錄下來，結果是怎樣，來生自有分曉。

書中所載的每段奇人逸事，均是本人的所見所聞，某些讀者當中可能也和我有雷同之經歷，不論相信與否，如你們能看到這本書，想必是我與閣下的一點緣分起了作用。

自出娘胎後，古怪的事情總是環繞着我，以前往往只當作是湊巧，但自從18年前我遇上了其中一位奇人後，我不但認識了前兩世的自己，更知道後來之所以能夠和其他的奇人結緣，也是冥冥之中已有安排。

一切皆因前生緣。





目錄



曹伯伯 …… 六
呂祖先師 …… 一六
關九姑 …… 二四
泰國華僑肥伯伯 …… 三二
妙姑 …… 四二
三姐 …… 五十
星晨姑姑 …… 六十
中山亞姑 …… 六八
白龍王 …… 七八
台灣Shirley姨姨 …… 八八
邵師傅 …… 一一〇
劉師傅（美國）…… 一一八
黑龍王 …… 一三〇
後記 …… 一三八



尋找娛樂圈　　隱世高人

曹伯伯



六



曹伯伯，今已故。當年的曹老先生雖已介近百高齡，但他的身形高佻、相貌堂堂，雙目尤其炯炯有神，且耳垂很寬，擁有着一種祥和的氣質。（若讀者們有看過多年前由李居明主持的奇趣系列電影，應該對曹伯伯有一定的印象，他在電影中曾示範以吸取樹葉之氣來延壽的秘訣。）

曹老擅寫續壽書，但得須按一個人於前世今生的功過去決定是否能替他上書稟告天庭。

時為18年前，我還在拍電視劇「義不容情」的時候，有天和璇姐(即蘇杏璇)閒聊時，她提及到曹老的事跡，基於好奇心的驅使下，我便請璇姐帶我去拜訪曹伯伯，可是璇姐卻甚為難；原來她已多次前往拜會，但均沒有見到他，每次不是時間不對便是曹伯伯不在家。那時的我根本沒有去見曹伯伯



的理由，但不知為何我卻很想跟他見面，經我多番哀求下，璇姐只好答應帶我一同再試。

當年的曹伯伯居住在聯和墟，某日我和璇姐按照地址走到他住處附近，突然有位貌似仙鶴的老伯伯向我們招手，並說：「知道你們今天要來，跟我走吧。」說罷，他便轉身邁步，把我們帶到一座約七層高的唐樓前。我和璇姐拾級而上，那時幾乎是用帶跑的速度，可是老先生的步履卻甚輕盈，非但面不紅，連氣也不喘一口，頃刻之間已引領我們到達頂樓。

曹伯伯家中雖有點老舊，但家具不多且收拾得很整潔，唯一顯眼的就是牆壁上一幅幅發黃的舊照；細看之下，發現許多幅照片裡都有已故的孫中山先生在內，而孫先生身旁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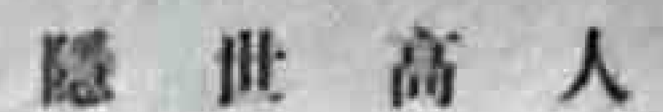
常見一個高大男子，不用多說，那人便是眼前的曹老。亦由於這個緣故，讓我對他的身世更感興趣。

就在此時，從曹伯伯的會客室中隱約傳來他和璇姐的對話，其中有一句說話更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曹伯伯說：「蘇女士，你的前兩生是殺人無數的大將軍（其實不難在璇姐面上看到男生相），作孽太多，我真的不想見你，只好一直避開你，若你今天不是跟那位命中註定和我有緣的小兄弟一同前來，恐怕我們還是緣慳一面，既然你帶對了人，亦來對了時間，好吧！我便幫你一次。」聽罷，我便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他們的會談，在這裡我不得不先把璇姐求助於曹伯伯的內容略過，因為我更想讓各位讀者知道，他接下來要說關於我的事情。

據曹伯伯口中得知我的前兩生是古代宋國的公主，但卻非正室所出，在宮中根本無甚地位。當時生性活潑而又沒人理會的我，便經常偷偷地走出宮外蹓躂，有時候更會帶備皇宮內的物資到山上的廟宇報施，而曹伯伯的前生便是眾受惠僧侶其中的一名。

當時，今生年幼無知的我聽到這裡還是半信半疑，曹伯伯便笑道：「我且再多說一個你從前兩生便開始有的習性，好使你能驗證一下。」曹伯伯便續道：「你今生不單喜歡見到盛開的花朵，更會把它們視為珍味，放入口中品嘗。這個習性始於你的前兩生，是由山上的和尚所相授。」不說





白不說，聽了曹伯伯的話後，我心內的一切懷疑便一掃而空。因為吃花一事，確是我的習慣，但卻鮮為人知，給曹伯伯一語道破後，我真的不敢再懷疑他能看到前世今生的異能。

後來曹伯伯還說：「你雖一生不願執筆，但由於你前一生是位女學士，今生多少還剩一點文才，所以你在不久將來便會出書並成為作家。」那時候的我根本連書也懶得看，更遑論寫作；但不久之後，真的有一本現在已停刊的雜誌邀請我寫專欄，並持續達兩年之久。時至今天，你們在看的，已是我個人第五本著作，就如曹伯伯所言，我已不再懷疑自己能寫書只是僥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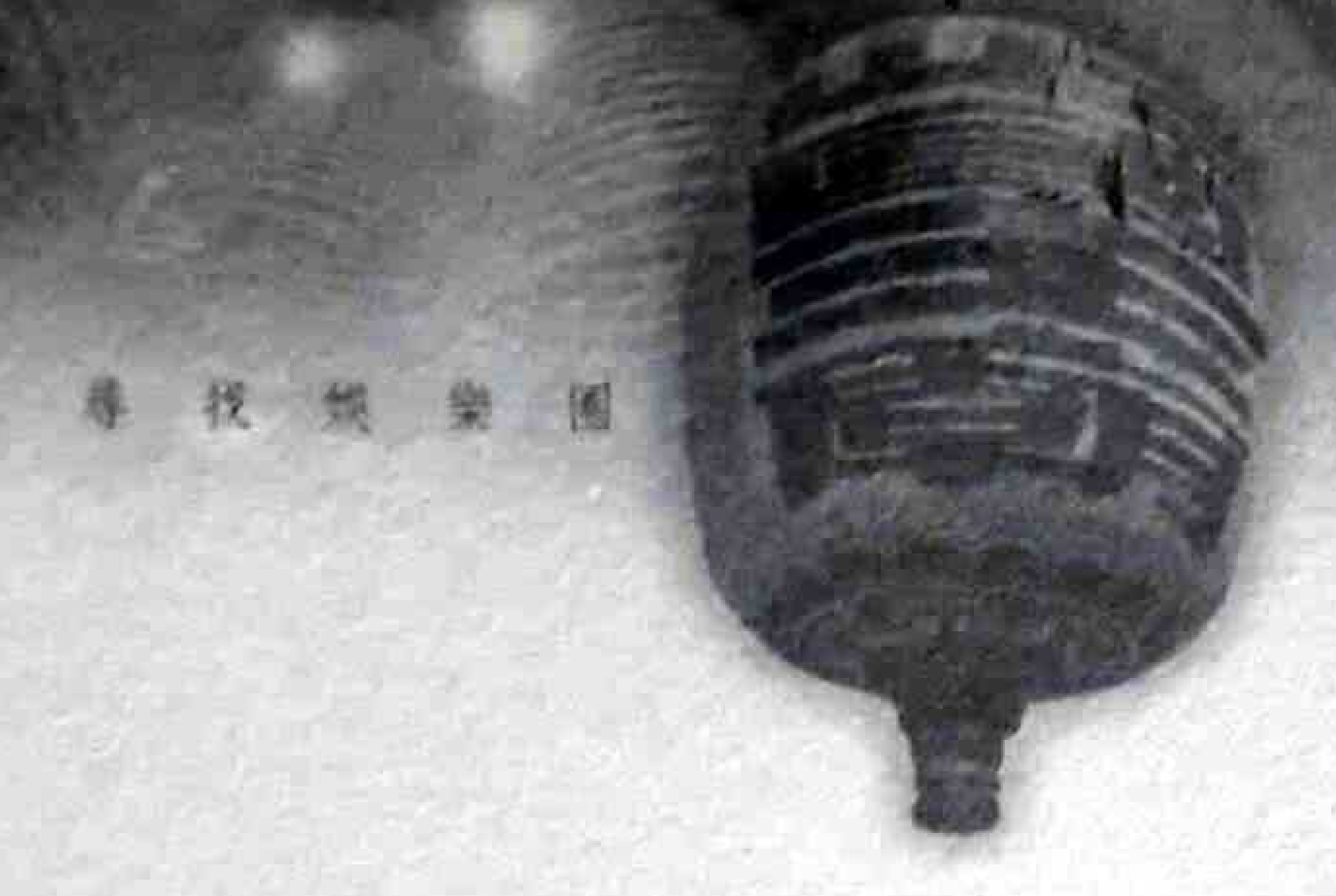


那天和璇姐離開曹伯伯家時，他還透露了我跟他一生只有三面之緣，並囑咐我要好好利用。結果有天我開車路過他家附近時用了第二次機會去探望他。

第三次拜會曹伯伯時是應一位女藝人好友（斑斑）的要求而前往的，當時她的男友（羅石清，已故）罹患癌症，為人女友的她已為羅先生四處訪尋名醫但仍藥石無靈，於是我便帶斑斑去拜訪曹伯伯，希望能為羅先生續壽。

在曹伯伯家中甫坐下，便聽到他老人家深深嘆息。原來曹伯伯看到羅先生的前生在他妻子身上作了很重的孽，他更即場指出羅先生的壽緣已盡，恐怕時日無多。當時斑斑聽到曹伯伯的判定後即面如灰土，整個人像是被掏空了一樣，而坐在一旁的我，也就只能苦苦哀求曹伯伯幫羅石清向天庭求





情而已。

最後曹伯伯還是把我們引進了另一個房間內，房內就只有一張桌子和四把椅子，桌面上則鋪有一張印滿天界諸神名稱的黃紙。原來曹伯伯只須在黃紙上寫上續壽人的姓名、陽壽和續壽原委，並在當晚十二時正對着當天，用火化掉即可上稟天庭。在解釋過寫續壽書的步驟後，曹伯伯便讓斑斑和我在他對面安靜的坐着。他執起毛筆，想了一會便開始在黃紙上寫字；他的字體剛勁有力，但全部皆是草書，我只能隱約認出「羅石清」三個字。未幾，只見原本在疾書的曹伯伯突然停了下來，抬頭說道：「我寫書五十年都未嘗寫錯字，恐怕羅先生今次真的是劫數難逃。今夜十二時，我只能盡力向天庭求情，希望天上諸神能對他網開一面。」





我謝過曹伯伯後便扶着當時已泣不成聲的斑斑離開，到底他為羅石清所寫的那封續壽書有否於當天晚上送抵天庭呢，至今依然是個謎，我唯一知道的，便是羅石清在兩周後用了特別的方法去結束自己的生命。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曹伯伯，但由羅石清前生所作的致命孽債，我倒是從另一位奇人口中得悉的，欲知後事如何，請看後面有關「關九姑」的記述。



呂祖先師

呂純陽祖師





呂祖先師即呂純陽祖師，姓呂名洞賓，浪跡江湖時遇上漢鍾離神師，獲授延命之術及天遁劍法，後更潛心修煉悟道升仙，世人稱為道教八仙之一，八仙之中香火最盛，民間亦有很多關於呂祖先師歷代顯靈救拔蒼生的說法。時移世易，近代則有傳呂祖先師曾在油麻地的榕樹頭顯靈，化身為相士，替有緣人指點迷津。

還記得事發時我只有十二歲，一家人相處亦算融洽。由於那時家中成員均沒有宗教信仰，所以也不會主動去接觸風水命相或求神問卜的事情。但自從家母在某天晚上，碰巧路經那處佈滿看相攤子的角落，聽了一位失明相士的一席話之後，家裡便起了很大的變化。

當時的家母三十不到，正值芳華，不僅樣貌長得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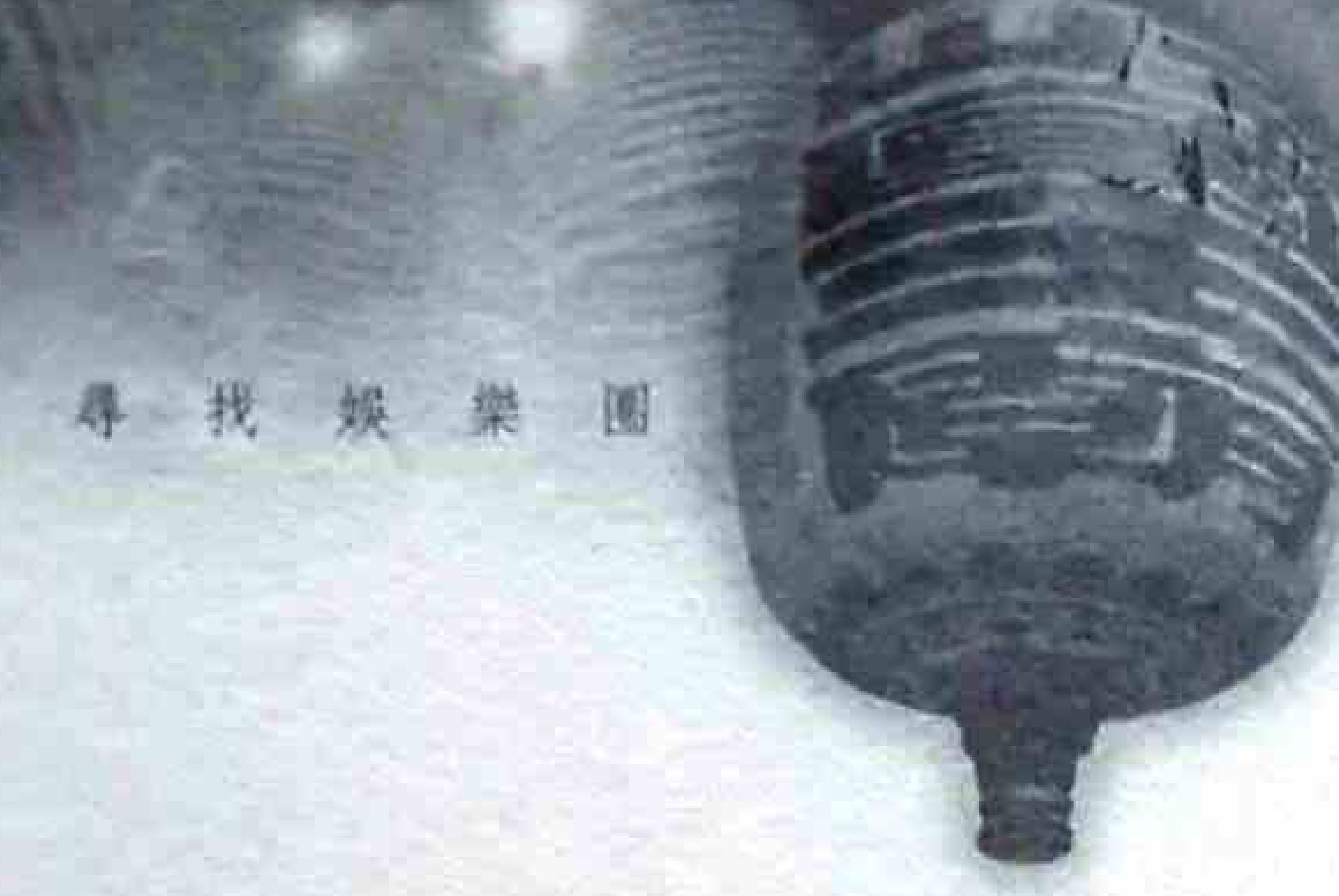




而且還保養得宜，不說穿的話，從來也沒人會想到她已是兩子之母。那天家母剛巧在附近飲宴完畢，須途經該處才能坐車回家；突然有把男聲把她叫停，回頭時只見有一名雙目失明的男人在向她說話：「這位女士，你就花點時間坐下來吧，我有重要的話告訴你。」家母不以為然，只道是一般電影中江湖術士之開場白，於是便趕緊加快腳步離去。

相士續說：「你的夫妻及子女緣很薄！」家母聽了心裡有氣，便回答說：「甚麼叫做緣薄，我與丈夫及兩個兒子相親相愛、一家和睦，請不要再胡說八道了。」相士也不以為然，「在你的子女當中，有兩個是你的，另外有五個不是你的。」怎料家母聽後不怒反笑，「那我就得請教先生，何以見得子女緣很薄的我，還會有另外五個不是我的孩子呢？」





相士突然認真起來，「所謂的沒緣並不等於沒有。還有，你現任丈夫的子女當中，有兩個是他的，另外有一個不是他的。當中唯一要留意的，便是你們夫婦倆所出的長子，眾子女當中就只有他命格最奇，該孩子曾出生兩次。」家母認為相士一直在危言聳聽，便不再和相士爭辯，快步離開。

數日後，外婆到家裡作客，家母在閒聊時提到遇上失明相士的經過。外婆起初也認為家母所遇到的只是普通江湖術士，但當聽到相士說我曾出生兩次時，便突然有所反應。「還記得你初懷着思浩時，不是誤以為自己腹痛而求診的嗎？」

其實當年只有十七歲的家母是意外地懷孕的，直到五個月時（當時我已成胎形）才發覺腹痛難當入院求醫，恰巧當時






的主治醫師又判斷錯誤，以為家母是生水瘤，直至開腹動手術時，才赫然發覺原來她是有了身孕；由於我尚未足月之故，他們便得小心地把家母的肚皮縫合，這就是我第一次出生的經過。雖然在那次的醫療失誤中，我們最後還是母子平安，但是院方為了息事寧人，竟主動提出補償條款。最後那所著名的教會醫院，便答應全數資助家母的妹妹前往加拿大留學。

尋找娛樂園

隱世高人





給外婆一言驚醒，家母便於當晚重返榕樹頭。失明相士好像料到家母必定折返，「女士，你終於明白為何自己的大兒子會出生兩次了！這孩子是上天給你的恩賜，他會把財富帶給你們。另外，他生來有俠義心腸，上天要藉他去懲治社會上的惡棍。」

除此之外，後來相士還對家母說過甚麼，我就一點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便是在我剛滿周歲時，家裡中了一條為數不少的大馬標；兩年後，我的父母離異，父親後來再娶了另一個一子之母，而母親則再嫁兩次，兩位夫君均是帶子雄郎，合共為她帶來了五名子女。據外婆說，打從那天以後，家母曾經多次返回原址欲找失明相士指點迷津但不果，唯有在附近向其他人打聽他的下落，後來有一位在該處擺攤



子的人告訴家母，她之前所見的相士有可能是呂祖先師顯靈。

至於懲惡懲奸的事件，身為媒體工作者的我，多年來也不遺餘力，時常都和警方合作，揭露惡棍們的劣行。



關九姑





關九姑師傅，終於一九九九年，享年一百零二歲。我記憶中的關九姑師傅是位相貌慈祥，經常流露笑容的老人家；她和藹可親，時常帶着熱誠的心去關心別人。據悉，經她助養的孤兒為數不少，全部成才並回饋社會。此外關九姑師傅還非常熱心公益，經常往國內捐錢，重修破舊寺院，如廣州六榕寺、光孝寺、海棠寺，及梧州西竺園等地。她的遺願是死後將全數財產捐出，作為慈善用途。

關九姑師傅在家裡排行第九，所以人稱九姑。她在十四歲時出家皈依我佛，跟隨師父學習佛法及命理，並擅長看三世書，後因躲避戰亂而再長頭髮。關九姑師傅年青時候在國內已頗有名氣，及後來香港弘揚佛法及替人指點迷津，不少演藝界名人、商人及專業人士也前來向她討教。







關九姑師傅之所以在娛樂圈聲名大噪，全因她曾替圈中一位金牌司儀揭過三世書，據說當時關九姑師傅揭到的是一幅非常耐人尋味的圖畫，畫中見一隻公雞在米缸內啄米。未幾，那位金牌司儀即被捲入當年轟動一時的捉黃腳雞案。

有次我和琴姐（即李香琴）一起工作完畢，她說要去探望關九姑師傅，問我能不能送她一程，反正無事的我便一口答應了。在路上琴姐說了很多關九姑師傅扶助孤苦的公益事跡，由於我感懷身世的關係，更對這位功德無量的老人家肅然起敬。關九姑師傅的住處位於佐敦和大角咀交界的某幢唐樓內，附近的環境其實也頗複雜，於是我便直接把琴姐護送至師傅家門。按過門鈴，由一位中年婦人引領我們入內，宅內面積不大，盡頭處有兩間老式板間房，客廳除了放着一座






神壇外，就只得一把長椅。不久，九姑便由剛才替我們開門的婦人攙扶着，從其中一間房中出來。由於等候的人眾多，我跟九姑打過招呼後便先行離去。在回家路上，我心裡一直盤算要不要把斑斑帶來，因為當其時我們剛從另一位奇人（請參閱有關曹伯伯的篇幅）那裡得知斑斑的男友羅石清因被前生的孽債纏繞而患上絕症。如今天意讓我遇上了精通三世書的關九姑師傅，可能羅先生的絕症還是有一線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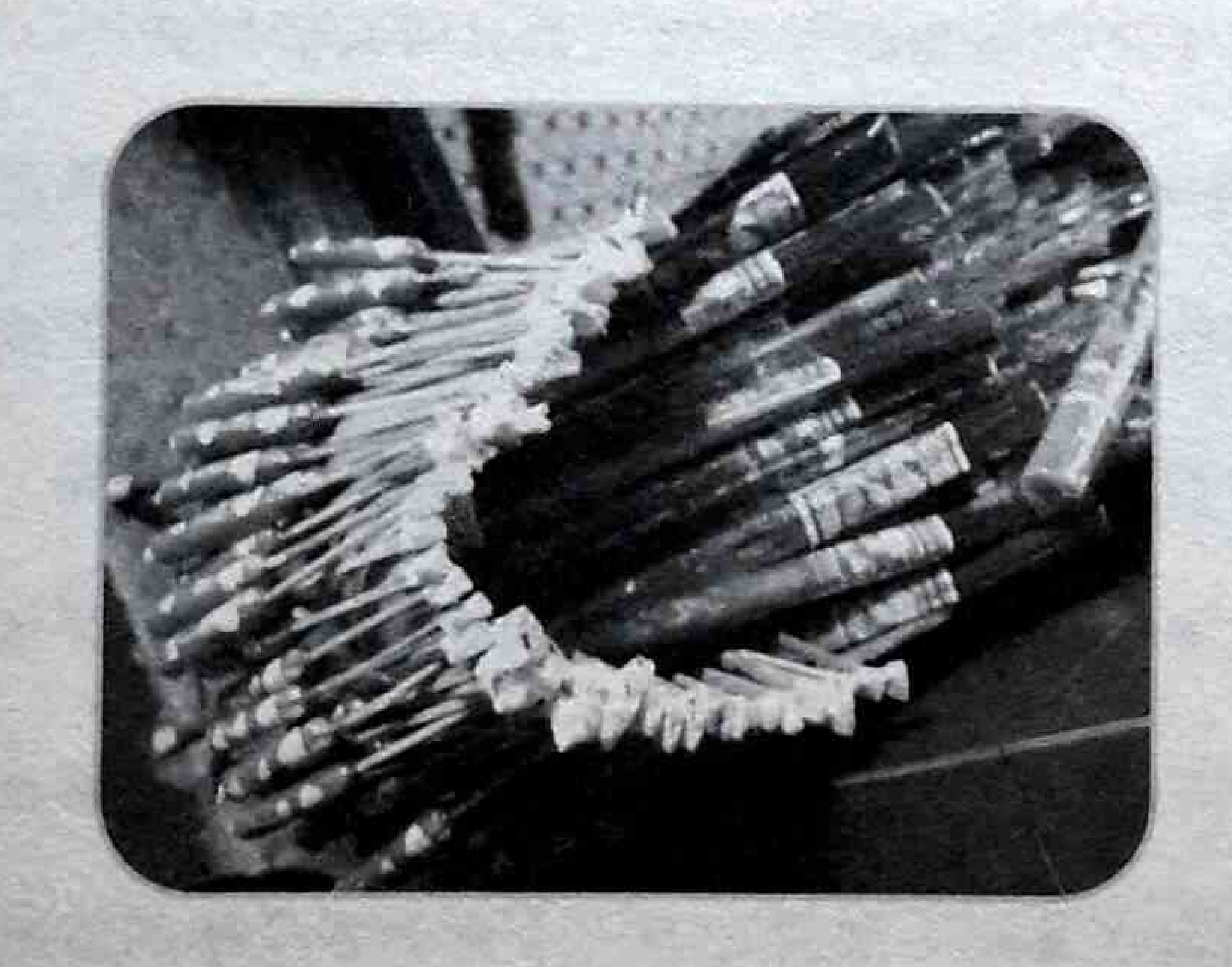
隔天，我便帶着心力交瘁的斑斑再次拜訪關九姑師傅。我們如常在廳中等候，其間神壇前有兩位師傅正對着一籠麻雀不停地在誦經，細問之下，才知道那些麻雀是用來放生的。原來關九姑師傅除了揭書以外，她更會為前來問卜的人對症下藥，予以解困良方。辦法有很多，有些是請師傅誦







經、有些是放生等等，那些儀式的內容，全都是由關九姑師傅所吩咐。我們等了又等，足足在五個小時以後，我們終被引進走廊盡頭的房間。



眼前的九姑雖已是龍鍾老人，但她的兩頰泛紅、中氣十足，已可知她的修為極高。當師傅把案上的工具（包括那本





已被揭得發黃的三世書）整理好以後，她便抬頭端詳了我們好一會，然後笑盈盈地道：「我們開始吧！」於是斑斑便一五一十地把羅先生的資料相告，聽罷，師傅便開始一邊手執放大鏡、一邊熟練地翻着那些老舊的工具書，可能是老人家的眼力衰退，看書時，她的鼻子幾乎是貼在書面上。不久，關九姑師傅便把結果展示在我們面前。

圖畫中有一對男女危立在一所古時平房的屋簷上，男方站於女方身後，彷彿要把她推下去似的。「羅先生的前生曾親手把髮妻殺害，是屬於孽力最重的一種，以羅先生現在的狀況來說，大概是沒有補救的方法了。」此時的斑斑已泣不成聲。「如果你們是關心他的話，便趁現在多一點陪伴着他，讓他好好的度過餘下的日子；另外，我會請師傅們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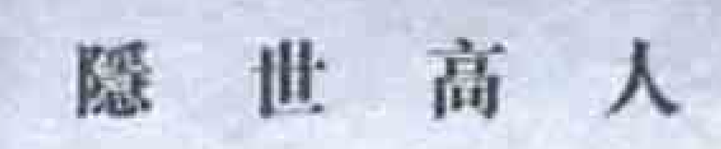






誦經，希望能減輕那股纏繞着他的孽力。」離開時，斑斑的表情就像行刑前的死囚聽見自己被多判一條死罪一樣。

自始，我們一班朋友便聽從關九姑師傅的吩咐，天天輪流陪着斑斑和羅石清。他在那些日子裡都表現得很樂觀，甚至在一次飯局中，他還向我表示仍有在打聽國內的神醫，我便心想：「他仍能這樣樂觀，總比活在絕望中好。」晚飯過後，眾人散會回家。當夜凌晨四時，森森（即斑斑胞姊）來電，「羅石清剛剛從尖沙咀某大酒店的四樓停車場跳下，當場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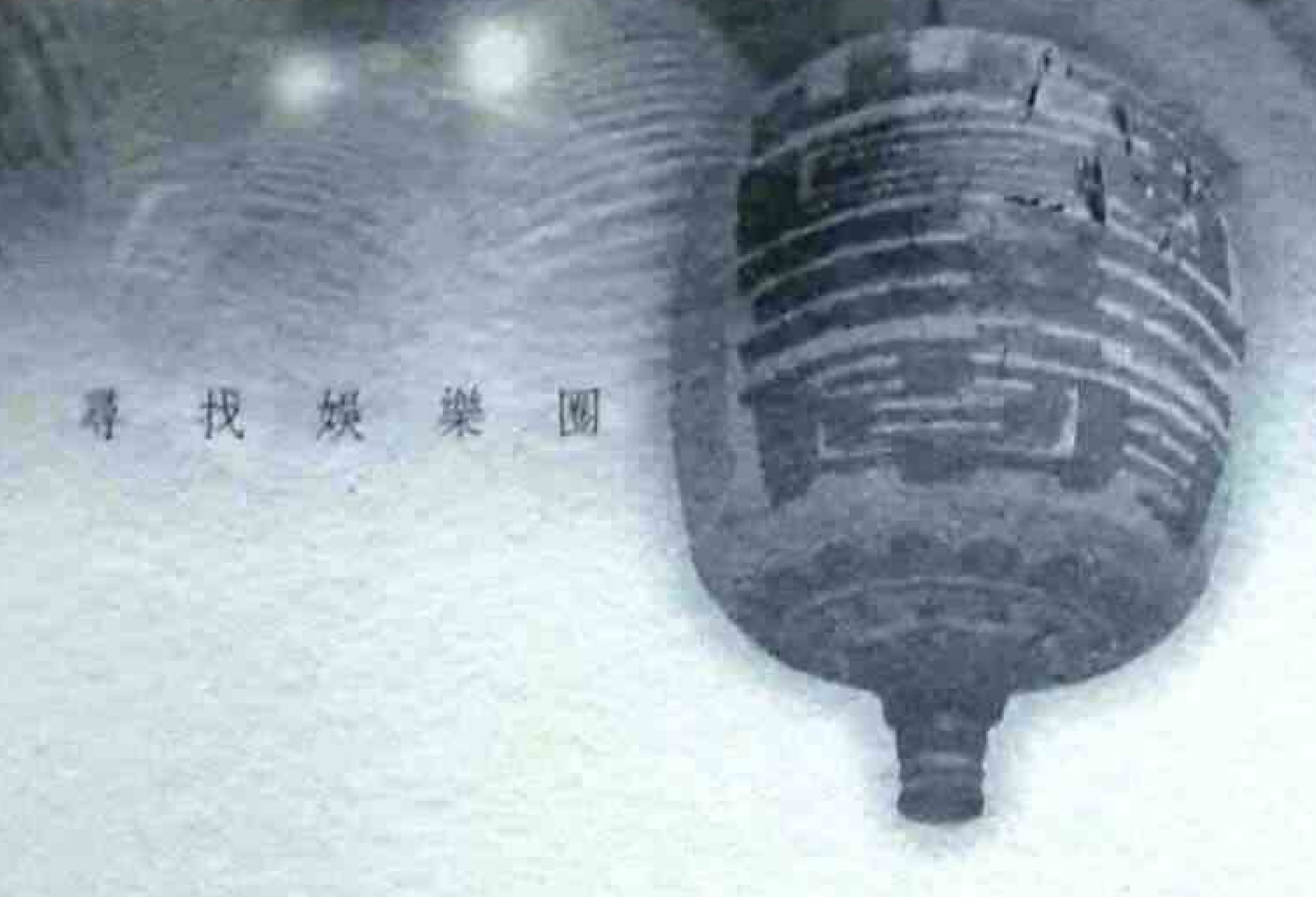






泰國華僑肥伯伯





肥伯伯是一位泰國華僑，大概五十歲左右，黑黑實實，但體型肥胖，動作靈活，身形酷似藝員秦煌。肥伯伯說的廣東話，雖帶有濃厚泰文口音，但旁人可完全聽懂。他的專長是只需要用一把鐵尺和一個放大鏡便能替人家批命，且準繩度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經草蜢成員蔡一傑及肥姐（沈殿霞）介紹下，我和肥伯伯於十五年前結緣。還記得第一次跟肥伯伯見面是在佐敦裕華國貨斜對面一幢大廈的三樓，當時我與一位相熟的女藝人朋友同行。雖然我們依時抵達，但到達時卻見還有另外兩個人在輪候，看狀況恐怕我們必須等候好一陣子了。約個多小時後，終於有人前來通傳，為了表現男士應有的風度，我唯有讓我的朋友先跟肥伯伯見面，而可憐的我則再繼續等。







約四十五分鐘後，終於換我見肥伯伯了，但想不到他開口的第一句説話竟是：「剛才那位小姐是否你的朋友？」我回答：「她是我的摯友。」跟着肥伯伯神色凝重地跟我說：「記着！今年內無論那位小姐多夜致電給你，你都要立即接聽，而且還必須趕到她家，因為我算到她於今年內必會自殺一次。」當我聽到此話時，真的有點不相信，但又怕事情真的會發生，心裡不知所措，甚是不安！當我追問他有否將此事跟我的朋友說的時候，肥伯伯只是搖搖頭，嘆息着說：「這一劫註定難逃，且需要一位好朋友助她去解這劫。」聽罷肥伯伯這番令人忐忑不安的忠告，我跟自己說假若這朋友真的有一天很夜致電給我，我必定會不顧一切第一時間前往營救。





肥伯伯見我已認真地把他的說話記牢，便不好意思再躭誤我的時間，馬上替我批命了！此時只見肥伯伯手握兩種極為普通，隨處可見的工具——一個放大鏡和一把小鐵尺；他詢問過我的時辰八字後，便叫我攤開手掌，並仔細地審視一番。經過一輪初步計算後，肥伯伯便用原子筆在我的手掌上畫了一下，然後再作覆算。之後肥伯伯便在放大鏡的協助下，專注地審視我掌上被他劃了一筆的位置，一邊細心察看，一邊用紙筆作記錄。我便好奇地問：「為甚麼只看這裡？」肥伯伯解釋說：「以掌相來批命的相士不計其數，但我只需要看這一小節，便可計算出來年將會發生在你身上的事。」這點我倒是從也沒想過，我一直以為看掌是要看全隻掌的。除了用文字記錄外，肥伯伯有時還會加上插圖，以生





動的手法去披露我將會遇到的人和事。

接過肥伯伯手中結果，看他在第一句中就提到，「今年會有第三者出現。」那時候，我正沐浴於愛河中，但卻沒有把此事透露予任何人。當時，我心裡想着：「我倆正打得火熱，是絕對沒有可能出現第三者的！」但肥伯伯仍然堅持道：「今年年尾，你倆之間一定會有第三者出現。」此外，肥伯伯還在紙上畫了一些受了傷的火柴公仔，是用來標示我身體上要加倍留意的地方。結果在同年的十二月，我與伴侶之間果然出現了第三者；而出現在身體上的小毛病，就真的如肥伯伯所畫的火柴公仔一樣，就連弄崩了牙也被他言中。該來的還是躲不過！





終於，在那年夏天，某日凌晨四時左右，家中的電話突然響起，電話筒的另一邊正是和我一起見肥伯伯的那位女藝人朋友，她希望我立即到達她家。她的聲線十分失落，並且帶點語無倫次，不難判斷那是因為她服食了一些藥物後的癥狀。掛了線，待我稍為定過神後，便立即驅車直奔往她家。當時的我可真的是六神無主，我唯一可做的，就只是把車盡量開快一些。由半山干德道住所至西貢途中，肥伯伯的説話不斷在我的腦海重複着，「只有你才能拯救她！！」。

到了她家門外，我一邊不停地按門鐘，一邊拼命地敲門，並且不停地大聲呼喚我的好友。但喊了很久，一點回應也沒有。當時我既知她是身處屋內，但又一點東西也做不到，真的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幸好那位女藝人是住在地下





那一層，於是我便四處探索其他入屋的途徑。在我極度慌張、不知所措之際，竟被我發現她家廚房的窗戶並沒有關好。當時我突然想起，她曾說過因自己經常忘記帶鎖匙，所以會時常將廚房窗打開，並準備了一套後備鎖匙隱蔽地收藏在窗戶旁的微波爐上。若不是熟朋友，是不會知道此秘密的；於是我便盡量將手伸長，幾經辛苦，才把鎖匙拿到手。我第一時間開門入屋，發現我的好朋友已奄奄一息、處於半昏迷狀態的躺在床上，並且口吐白沫。









當時我腦海一片空白，只知道我需要報警！正當我拿起電話之際，突然驚覺自己跟她都是藝人，如果報警的話，可能會令事件公開！於是我便馬上自行揹着我的朋友出門，並沿途一邊拍打她，希望她可以清醒一點。上車後，我施展了最快而又最安全的駕駛技術，第一時間把她送到浸會醫院。幸好，洗過胃之後，她的情況得以好轉，真的感謝上天，亦要感謝肥伯伯！因為如果沒見過肥伯伯，以我日常的性格，半夜四點致電給我，若非緊急，我必定不會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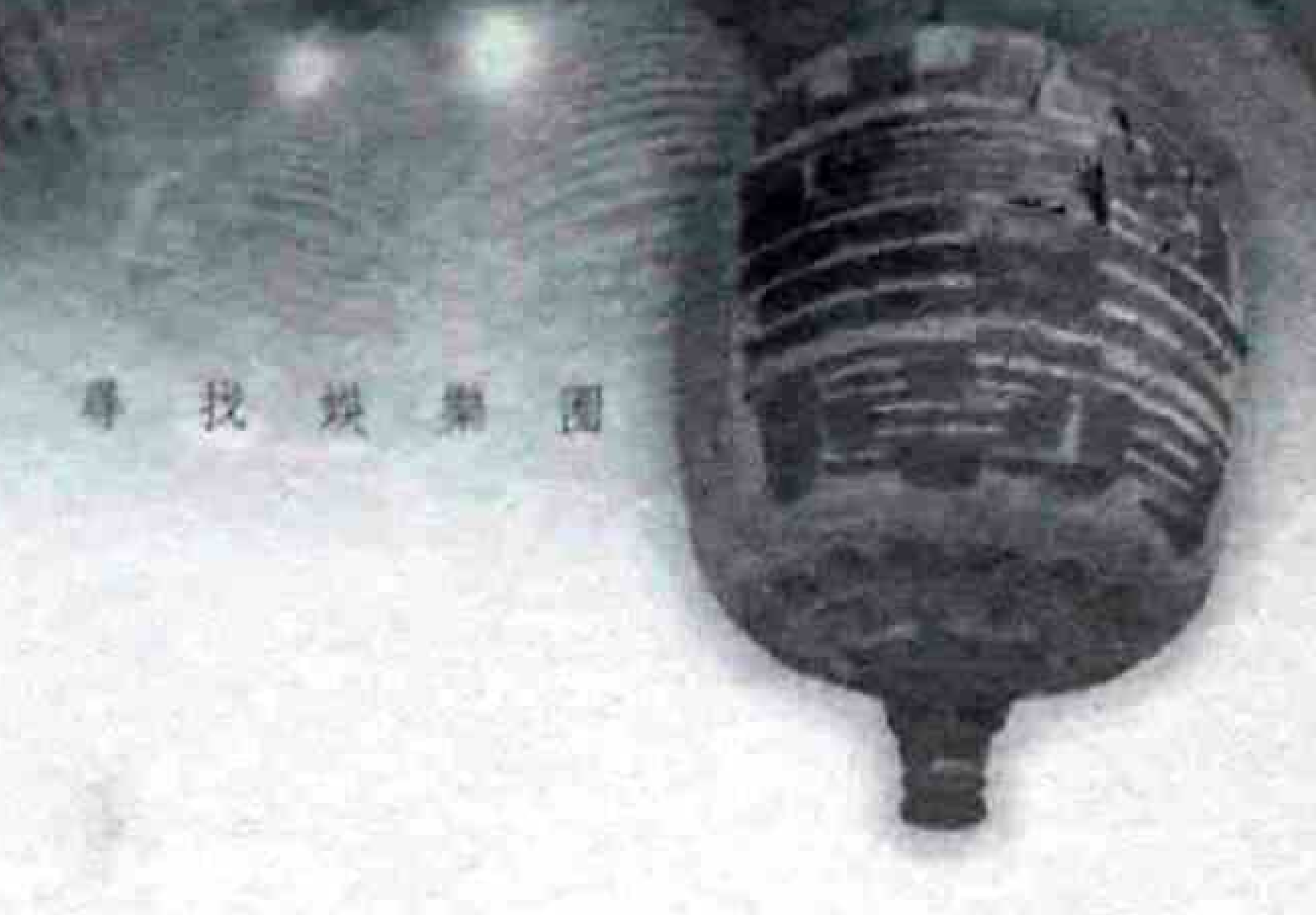


原來當日我朋友因為與男朋友吵架，所以想歪了才做傻事，幸而她突然想起肥伯伯曾告訴她，若遇疑難便要馬上找好朋友相助，而那位朋友正是本人！幸好，從此以後，我朋友再沒有做傻事了，否則我便不敢肯定是否會像上次一樣命中註定地讓她獲救。



妙姑





妙姑是一位年約五十多歲的中年女人，中等身材，平時喜愛將頭髮全往後梳，束成長辮。

妙姑擅長請仙姑問路，替人解答迷津。

在二零零一年某日，我的好朋友唐麗球見我無端犯上官非，便帶我拜見妙姑，望她可為我指點迷津。記得當天除了唐麗球以外，還有兩位貼身保護着我的警察同行，一位名叫英偉，另一位叫亞健。

妙姑的家在灣仔春園街某幢唐樓的一樓，宅內沒有甚麼裝修，並只擺放了一些基本家具；屋內共有兩個房間，一間是妙姑的寢室，另一間是用作請仙姑問路的。這間用作請仙姑問路的房間大概一百呎左右，內有一座神壇靠在牆上，神壇上寫着仙姑、童子等字。壇前放有一張枱，枱上有香燭、





香爐和祭品等。妙姑坐在神壇旁的一張椅子上，在她對開十呎左右放着另一張椅子，剛好在房間的正中，環境有點像面試房間似的。

就此唐麗球陪我入去見妙姑，而兩位警察先生則在客廳等候。妙姑開始作法時，先在神壇的正中上三柱香，然後就「啦咪沙奴啦~~~~哪奴沙麼也~~~~」般唱着一些我聽不懂(類似客家話)的歌，大概持續了五分鐘，之後她便問我有甚麼問題要請教仙姑。

我當時說：「二零零一年發生了許多不愉快的事件，到底惡運到何時才可終止？或我有甚麼需要特別注意，避免惡運？」當我問完問題後，妙姑面對神壇，再次以客家歌唱着發問，接着她手執聖杯說：「如果我擲出的是聖杯的話，那





我便可以發問，而仙姑會為你解答。」眼看着她將聖杯由神壇擲到我的跟前，心裡便不禁緊張起來，幸而擲出來的是聖杯，於是妙姑便又開始唱着:「啦咪沙奴啦~~~~哪奴沙麼也~~~~」那些我不明白的歌。不久妙姑就告訴我：「在這一年雖然十分不順景，但很快便會事過境遷，只要記着『女』、『十劃』和『犯不得』。」我當然不明白她的意思。妙姑解釋道：「但凡『十劃』的女性，你必須小心，加以防範。」聽過妙姑的解釋後我便登時心服口服。其實當年我除了因遭人襲擊而導致需要警察保護之外，另外還發生了一樁倒楣事件。當時朋友中有一位姓陳的女姓，游說我們投資美股，結果欺騙了我和黃偉文等人一大筆金錢，單單是我一個便已被騙了為數廿萬的港幣，而那位女士在得逞後便逃之夭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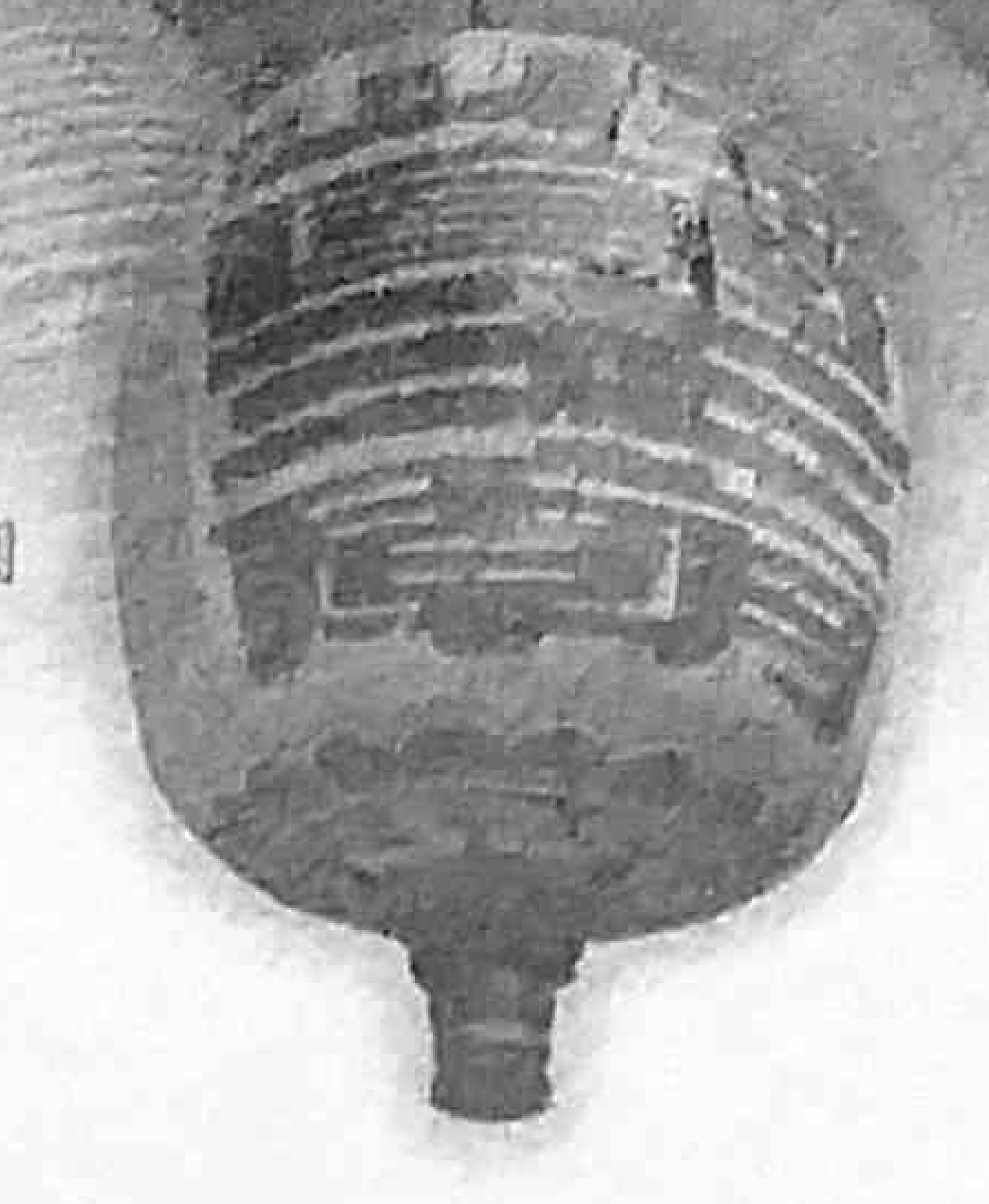




當時我一邊想着妙姑的話，「女」、「十劃」和「犯不得」，一邊默默盤算着；一數之下，「陳」字果然是「十劃」！關於這件案件，妙姑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便繼續在心中計算另一位（一位在遇襲案中遭受警方調查的人）嫌疑女性的姓氏是否也「十劃」呢？一算之下，果然真又是「十劃」！！！結果，兩件案件的兇嫌都是「女」、「十劃」！

於是我問妙姑有何解決辦法？妙姑說：「『冠/官』會替你解決。」我不明白。妙姑解釋道：「警察是官，有皇冠的人也可以助你解決問題。」我想：「有皇冠的人，會不會就是英偉？」妙姑說：「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但凡警察都可以替你解決問題。」後來這件事情的發展，大家也應該知道，總括來說，能幹的香港警方替我解決了很多問題。此





外，由於黃偉文不厭其煩地向法庭申請了出境禁制令，騙了我買廿萬美國股票的那位陳女士，終被入境處截獲，之前所失的，全數取回。一如妙姑所說，「官」真的能替我解決事情。







我再問：「如果我打算做生意，可行嗎？」妙姑說：「做生意應該沒有甚麼不妥，但要記着『兔』、『女』。」妙姑見我狀甚迷惘便補充道：「在生意合作上，凡遇上屬兔的女性就要加倍小心。」

之後我和一對認識多年的夫婦合資開了一間私房菜館，起初菜館生意非常好，但到後期因為經營及管理方式不同，各行其是，令我最不滿的是他們常常向一些供應商購入平價貨，導致食物水準下降，我執意糾正他們，希望食物水準得以改良，但他們屢勸不聽，在迫不得已情況之下，我決定要和合夥人拆檔。

我終於明白妙姑所指的「兔」、「女」是甚麼意思了，原來我的合夥人當中，那個女的果真屬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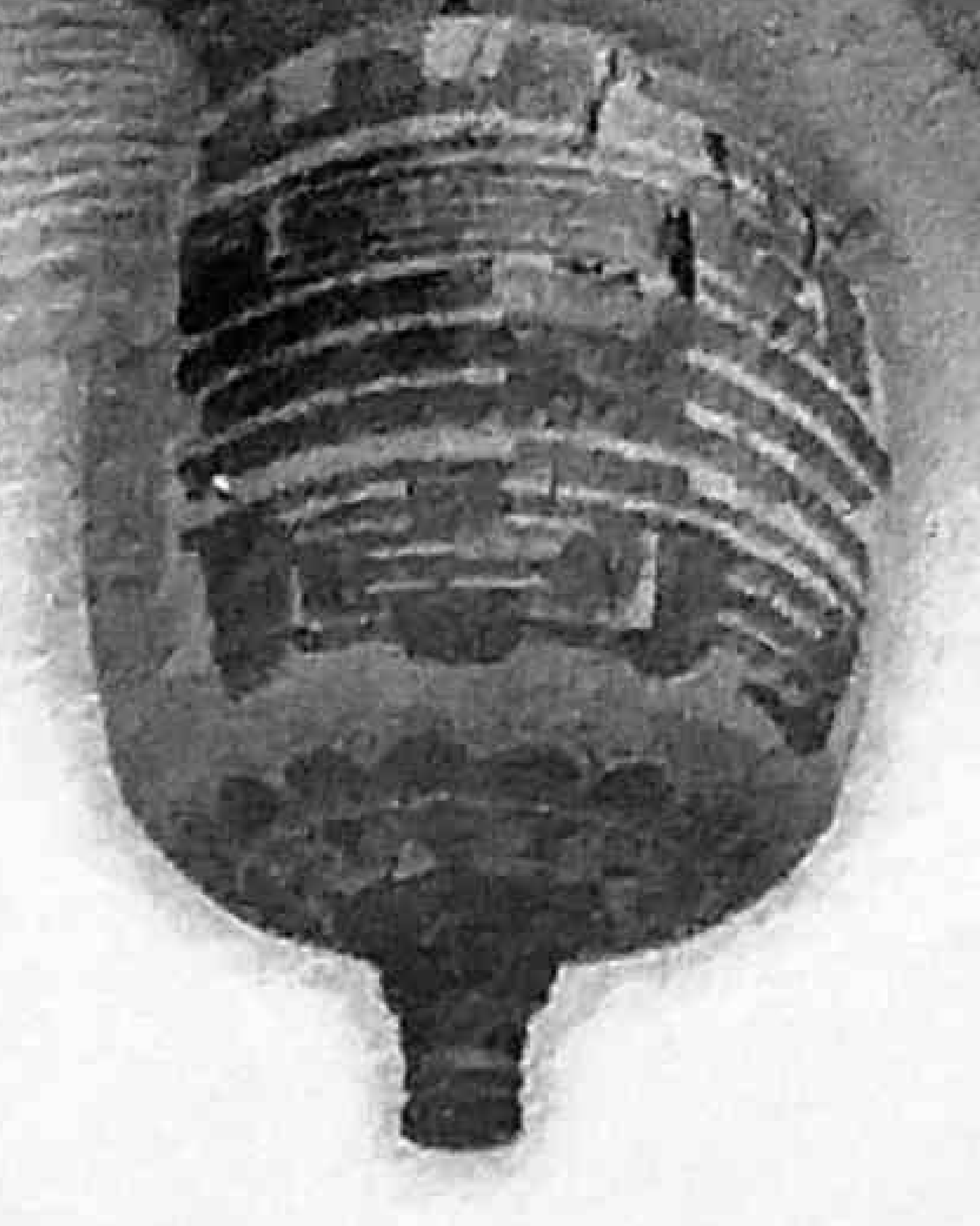
所以直到今時今日，我對屬兔的女性格外小心，尤其姓氏是「十劃」的女性更「犯不得」，我會銘記於心。



三姐

典型農村村婦





三姐年約四十歲，一身典型農村村婦打扮，時常身穿碎花襯衫、深色西褲和拖鞋。而關於三姐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她請仙問事的本領。為甚麼我敢肯定她請的是仙，而不是鬼呢？因為當我第一次見她時，是在本港一間很有名的廟宇裡，若她是請鬼作法的便根本入不了廟。

我一共見過三姐兩次，第一次見她時，是由行內一位著名化妝師Janet替我穿針引線的，她亦是我好朋友的姐姐。由於Janet十分相信三姐，所以她常在人前提起三姐的事跡。原來三姐原籍龍崗，平日便掛單在龍崗的雞公廟中替人指點迷津。一天Janet說三姐來了香港，在好奇心驅使下，我便請她帶我一起前往拜訪三姐。記得那次我們約了三姐在大坑的蓮花宮見面，在三姐開始幫我問仙之前，我必須向在廟內被供

奉的所有菩薩上香，如觀音、如來等，不得遺漏。

探訪三姐，一定要記得帶白米、雞蛋和香。若你想勞煩三姐幫忙問仙姑多少個問題，便要帶備同等數量的新鮮雞蛋，而香燭則是除了要用來給菩薩上香外，三姐作法時習慣在白米上插三支香，此外還要放上一隻雞蛋。每問一個問題，便要用一隻雞蛋，問完便得更換另外一隻。當一切就緒時，三姐便用帶有濃厚客家鄉音的廣東話問我：「你想知道甚麼？」我想問的不外乎是事業、感情和金錢等等最普通但又令我最關注的問題。記得當時是大約八年前，當時我主要一方面在拍戲，而另一方面則是剛好返回TVB 繼續我的電視生涯；此外我還經營了剪報公司和在電台主持節目，其實連我自己也覺得當時一切來得都很順利。三姐說：「我想你在

往後幾年應該沒有甚麼須要擔心，因你各方面的運勢大致都不俗，況且你在其中一份工作更會有特別出色的表現。」結果，當年我憑着在電台節目「瘋SHOW快活人」內的表現，第一次獲選晉身成為「港台十大我最喜愛的DJ」行列！而該節目亦成為了全港十大最受歡迎電台節目之一，時為一九九六年。往後數年，一如三姐所言，我的事業堪稱一帆風順，無驚無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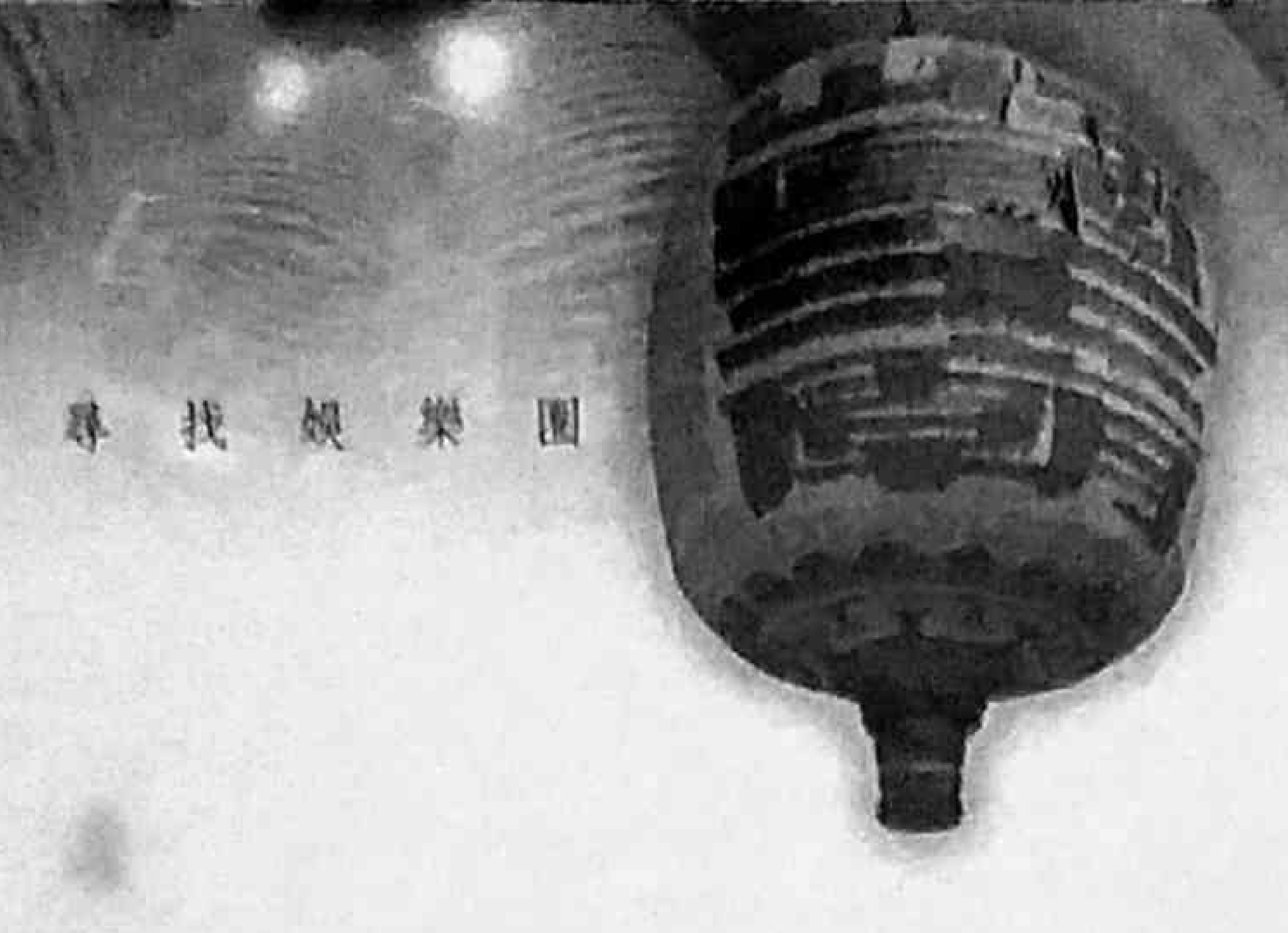




三姐兩年前再度來港，同樣在好友Connie 安排下，我有幸能再次拜訪她。跟上次不同的，是這次我們不用在蓮花宮見面，而是改為在Connie位於銅鑼灣的工作室裡，讓三姐請仙問事。事有湊巧，每次見三姐，總是身處在沒有陽光、環境陰暗的密室之中，這次也不例外；而我亦如八年前一樣，同樣準備了米、雞蛋和香。

當日我抵達Connie的工作室時，三姐正在接見一位姓沈、年約四十多歲的男士，和我一樣，同是Connie的朋友。看見他也在場，我便覺得十分出奇，因為朋友們都知道他是一位無神論者，後來知道原來他也是出於好奇而來見三姐的。三姐當時正開始作法請仙姑上座，她的身體就像踏衣車般不斷的搖晃，雙手托着前額作沉思狀，口中一邊不停地唱着：





「打咪啦怒沙~~~沙咪阿呢唷~~~」，一些我們聽不明白的歌。後來Connie告訴我，原來在唱歌的不是三姐而是仙姑；仙姑透過歌聲，把人生的前塵往事娓娓道來，然後三姐把它翻譯成言語。她向沈先生說：「你的父親在三年前已經過世。」當時沈先生沒有太大反應，因為他並不相信三姐已經成功通靈，很多玄學家都可以單憑一個人的時辰八字及面相推算出是否有親人過世。不過，後來當三姐直呼沈先生的兒時乳名時，他的表情便不大如前了。因為沈先生那乳名很特別，並不是像BB、肥仔般普通的名字，而且只有他的家人才會這般稱呼他。三姐說：「仙姑說你的父親來了，他有話要跟你說。」此時，沈先生的眼淚已奪眶而出，不停的掉下來。跟着，他的「父親」還說了很多三姐絕對無可能知道的事情。





至於別人的家事請恕我不便透露，而那位原本是無神論的沈先生最後對三姐已是深信不疑，並讓三姐替他的父親做法事，焚香超渡，讓父親能早日輪迴。

終於輪到我了，這次我帶備了三隻雞蛋，問了三姐三個問題。一如以往，三姐將雞蛋放在米上，然後插上三支香。三姐再次叮囑，當香枝燒完的時候，解答問題的時間亦同時完結。「仙姑說你好可憐，十二、三歲時便給爸爸媽媽離棄，幸好後來觀世音菩薩憐憫你，並收你為義子，在你的命途上看守着你，否則你的命會好苦！」聽罷，我的眼淚便如泉湧，一直往下流。每次提起雙親，我的心都酸得不能再酸！他們在我還小的時候便已離異，把我和弟弟交由外婆撫養，自此已再沒有見過他們，只知道他們後來分別再結婚。





我問三姐自已今生能否再見到父母，三姐的答案是：「你們今世經已緣盡，不會再相見。」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問有關菜館的前景。當時我剛與友人合資開了我的第二間菜館；我負責廚房，拍檔負責樓面，生意還算不錯，每個月都有五、六十萬元盈利，和拍檔對分後，差不多能有二、三十萬元收入。可是三姐竟説：「因為你的拍檔手腳不乾淨、數口又不清楚，所以你的菜館過不了年尾。」那刻我真的覺得十分難以置信。因為以當時餐館的規模，能有這樣可觀的收入，已算是運作得十分不錯，況且我和拍檔亦合作得相當愉快。但三姐卻再三補充道：「他們夫婦儼如餓鬼，會搶光你的所有，我勸你還是要小心一點。」結果同年十月，我們真的鬧翻了，不單錢收不回，最後還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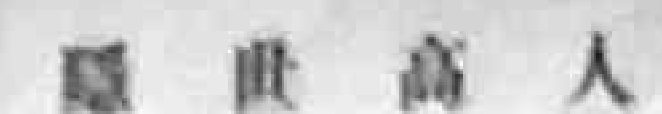
勞動律師才能把問題解決。我除了不忍見自己的一番心血付諸東流外，我還記得三姐曾叫我堅持到底，因此就算要見官也在所不計。

回想起來，三姐的每一句話都是百分百應驗！





尋找戲樂團



星晨姑姑





星晨姑姑年過四十，操略帶鄉音之廣東話，居住在廣東東莞某大型私人屋苑內，在國內是頗具名氣的世外高人，並經常被邀請到香港「看症」。據聞她可以通靈，能為被陰間冤親債主滋擾的人紓困。

年前，我因遇襲事件而長時間不得離港工作，納悶不已，於是便和一對認識多年的夫婦合資開了一間私房菜館，店內出品均由在下監督。由於各界朋友都十分賞面捧場，菜館天天客似雲來，即使摯愛親朋，往往都要預早於一星期前訂位。

有天我接到一位老朋友的電話：「思浩，有一位大陸奇人今天要到你的私房菜館吃飯，可否預先訂座？」在接他的電話前，碰巧有客人取消了他們的預訂，心裡暗自稱奇：





「你那位奇人朋友的確神通廣大，剛巧有一桌十二人的預訂取消了，請給我時間和人數。」

「正好十二位，今晚七時，奇人朋友要求其中兩道菜要改為齋菜，更指定要由你親自下廚！」

其實身邊朋友均知道我只會主動為兩個人下廚，一是霑叔（黃霑），另一位是肥姐（沈殿霞）；又或者當新菜上市時為店中幫廚作示範。掛線後，我便返回廚房打點，除了吩咐預備齋菜的材料外，奇人食客的另外要求我根本沒有放上心頭。

至晚上七時左右，外堂的同事面有難色的走進廚房找我：「思浩，那張十二人桌的客人到了，但只是來了兩位，可是她卻說所有人已全到齊，並再三叮囑我們要在其他的十





個無人座位照樣擺放餐具及分配餸菜。」我起初還以為是熟朋友跟我在開玩笑；走到外面以後，我便被眼前所見的景象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雖然那張桌只坐着兩人，可是她們卻分別向着旁邊沒有人坐的位置在談話，感覺非常詭異。

後來當中一位身形較胖的中年婦人(此人便是星晨姑姑)向我招手說:：「梁生，請過來一下，可以嗎？」

待客至上，身為老闆的我唯有身先士卒，走到胖婦身旁在無人的位置坐下。

「梁生，請另找別張椅子來吧，這桌的所有座位已經全滿。」接着她更拉着我的手逐一跟（在座的）師傅打招呼。「梁生，師傅問你為何沒有親自下廚為他們做齋菜？」






被高人逮個正着，我只好乖乖地返回廚房並悉心炮製兩道齋菜；侍者見狀亦不敢怠慢，小心地把齋菜分配在十二個盤子中，然後恭敬地侍奉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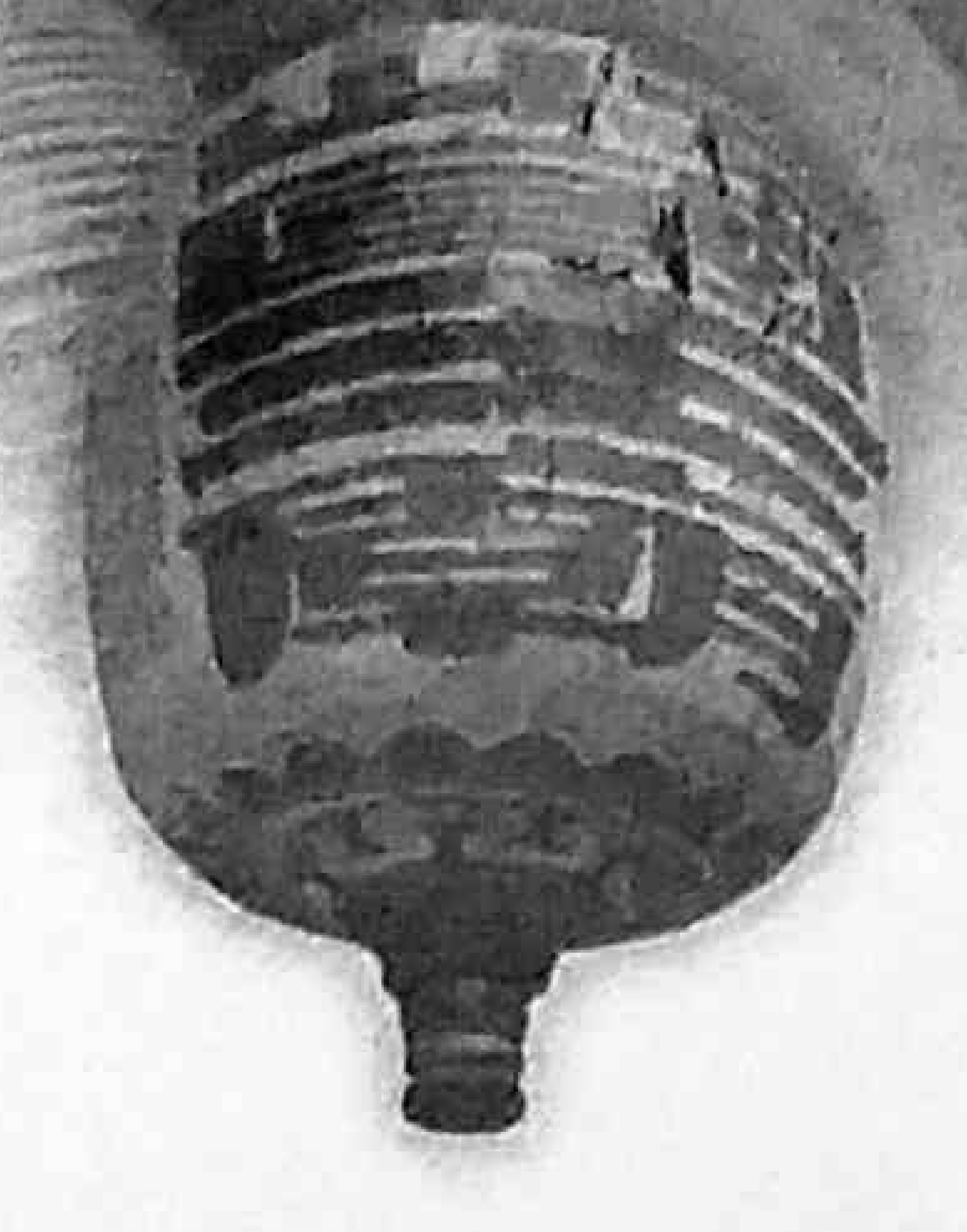
接近本店打烊時，見星晨姑姑還未離開，我便主動上前跟她寒暄。「師傅們都很欣賞你的手藝，叫你好好加以利用，日後必能闖出一番事業，但你卻要格外小心處理和合夥人之間的爭執，盡量避免有利益衝突。」星晨姑姑臨行前還說：「你我命中註定有緣，如你日後遇到任何困難便記得馬上來找我。」當晚，我把自己與星晨姑姑相遇的事情告訴了一位圈中女友人，尤其是有關姑姑提到合夥人的部分，「別太在乎吧！你應相信自己的朋友。」直至去年我跟合夥人因在經營方針上出現分歧而拆夥，我才突然想起星晨姑姑的說話，只得怪自己沒有眼光，誤交損友。但誰又猜到，竟然會有人只為了多賺些微利益，而放棄我這個曾和他們共患難的朋友。





話分兩頭，有次上述那位圈中女友人要求我帶她去找星晨姑姑，同行還有另一位男藝人，當時他倆剛開始情侶關係，而我就是唯一的知情者。星晨姑姑一見到該位男藝人便搖頭，「你前妻在你身上落了一個損人而又不利己的降頭，莫非你曾對她作過甚麼不可告人的事情？」由於我和女友人均以為男藝人未婚，女友人立即向他投以垂詢的眼神。「這個降頭旨在讓你不能與任何人搭上，否則你便會惡運纏身。」事到如今，男藝人便只好解釋真相。他與前妻的婚姻早已名存實亡，直到遇上我的女友人後，才發現她才是自己的終身理想對象；為了抓住這段姻緣，男藝人便一邊隱瞞着女友人，而另一邊則向前妻提出離婚協議。男藝人見前妻一口答應，便以為她是想成人之美，心存感激，更沒想到內裡還大





有文章。當男藝人與前妻辦妥離婚手續後，他便馬上追求女友人，那時他在圈中的成績也不俗，而女友人亦有下嫁給他的意思。未幾，男藝人卻在事業上連番受挫，心灰意冷之餘，健康亦常出毛病。為此，便促使了女友人向我求助。

當聽完男藝人的陳述後，星晨姑姑便點頭道：「師傅念在你們二人情比金堅，決定出手相助，但也得看你們是否誠心。」星晨姑姑教他們於每年年尾，把二人決意相依相守的誓言寫在「百解」上，然後在廟內誠心祈求，向上天表明他們的心跡。在經過很多的波折後，他們便有情人終成眷屬，而女友人更冒着生命危險，甘願做高齡產婦，為男藝人誕下一女。



中山亞姑

廣東平凡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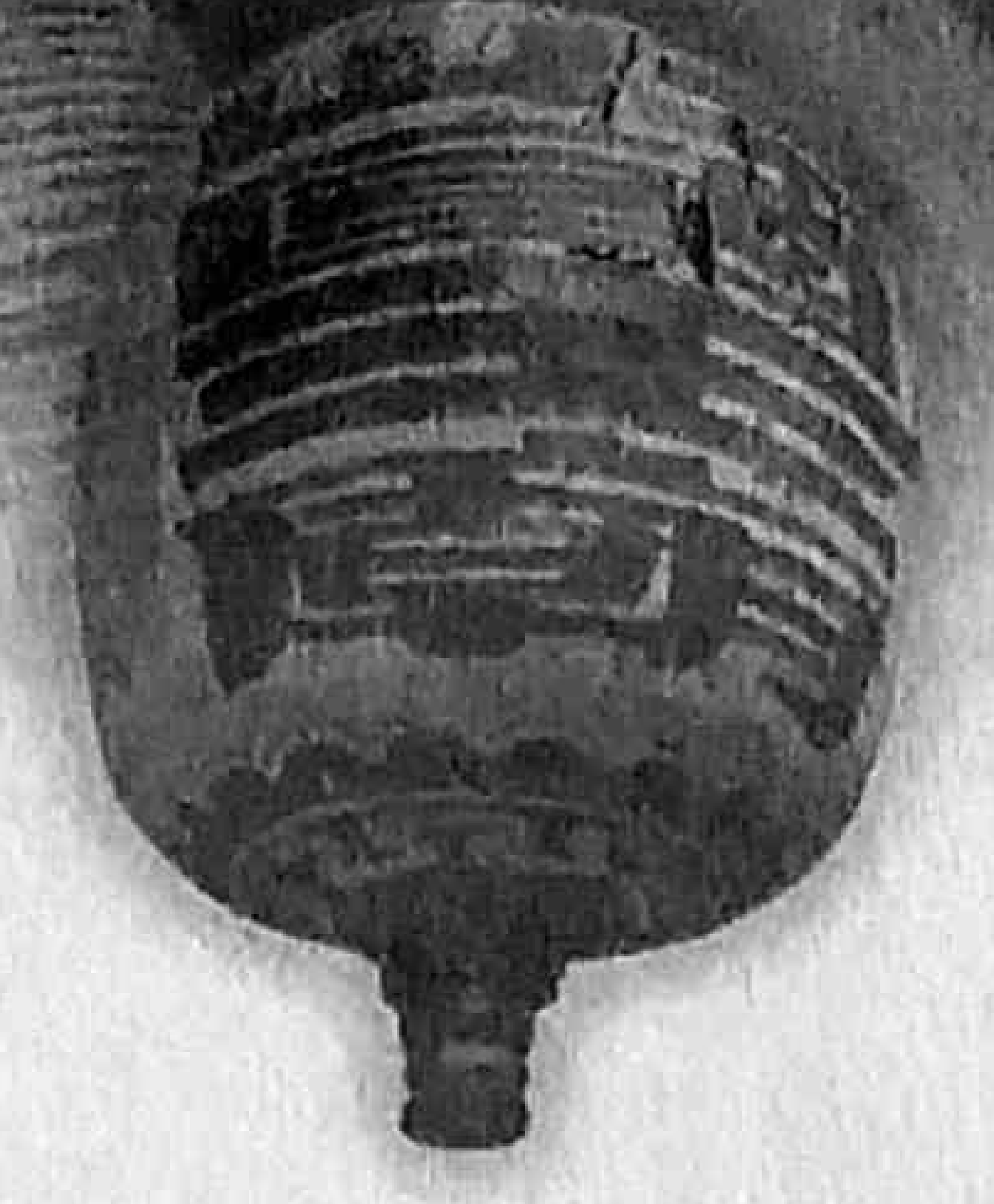
中山亞姑是一個五十過外、住在廣東中山的一位平凡婦人。

她雖然其貌不揚，但絕非善男信女；一些有關於她的奇妙事跡，在中山一帶可説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記得首次跟亞姑接觸時，我還是無線電視的《城市追擊》節目主持，大約是九五年吧，那次我們收到觀眾報料，盛傳在廣東省中山港附近有一位擅長看男女桃花運的亞姑，人稱中山亞姑。她的事跡亦由看過她的人向外宣揚，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每天前往找她問津的人便絡繹不絕(當中尤以懷疑自己丈夫包二奶的港婦為多數)，因此每天收入甚豐。報料傳真中更提到「中山亞姑，不留隔夜錢」，有説亞姑每日所收到的現金，必須於當天花光，不能留半分隔夜錢。我們亦







因為看準這一點，便拉隊前往揭秘；在此亦順帶提一句，當時傳媒盛行透過探秘式報道手法來吸引觀眾，以滿足大眾的偷窺慾來換取高收視，結果上至名流，下至神棍，無論事無大小也一窩蜂地去偷拍一番；當時我們一眾主持也對這歇斯底里的做法有點微言，甚者，有時為了確保得到獨家消息，即使資料來源未經確定，公司也會採取寧濫勿缺的態度，因此撲空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我被挑選前往尋找中山亞姑，跟編導及資料搜集一行三人出發，由於報料人士未有留下亞姑的確實所在，我們只得在抵達中山港後自行尋找。「如果中山亞姑真的如報料者所說那麼厲害的話，在這附近隨便找個人問問便可。」資料搜集便伸手召出租車。甫上車，司機見我們是外地人便毛遂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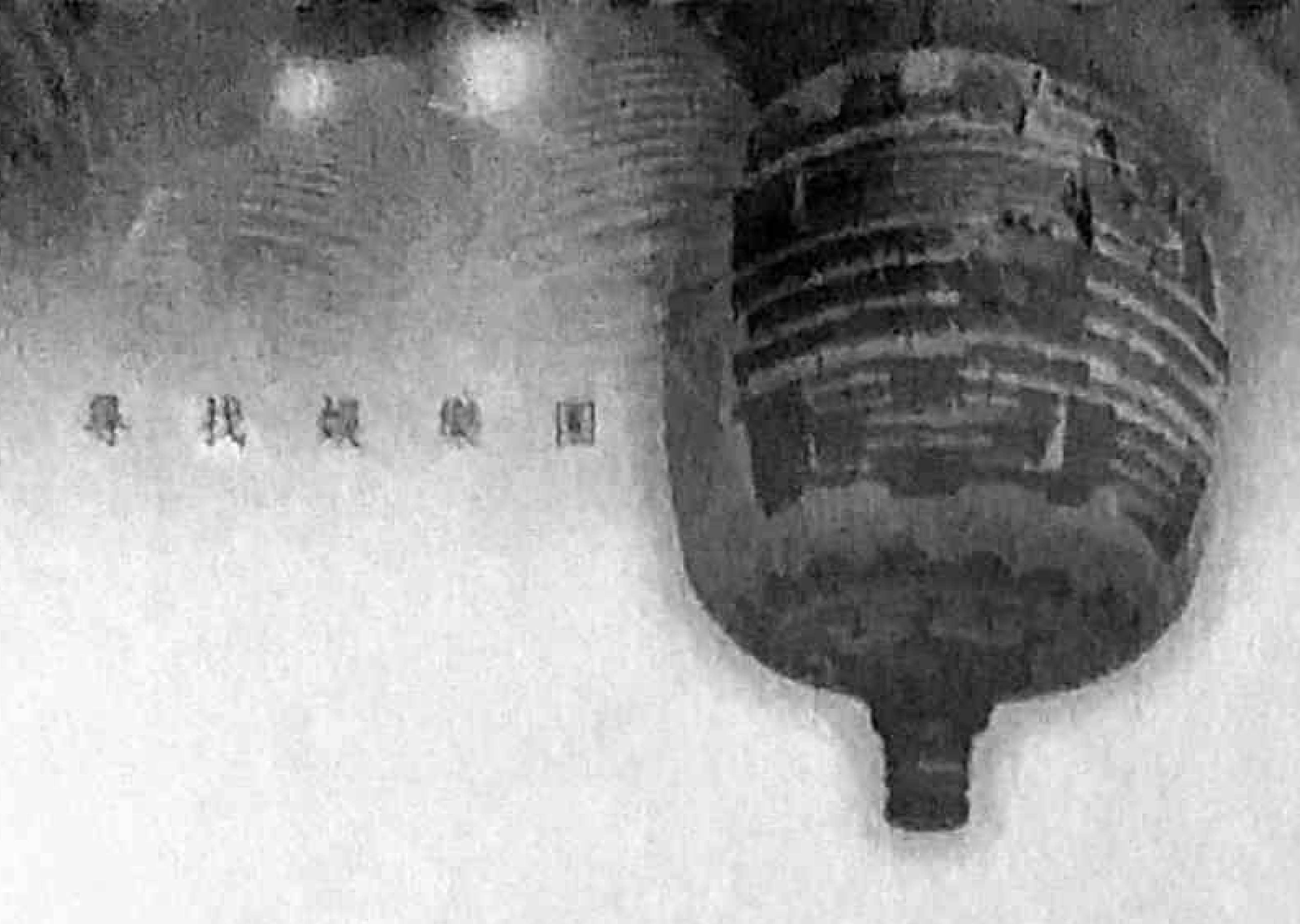
薦要當我們的導遊。

「我們聽說附近有個很出名的亞姑，人人也叫她中山亞姑，司機大哥知道在那裡可以找到她嗎？」

「又是亞姑？！最近每天都有很多太太前來找亞姑，你們三個大男人也要找她嗎？」沒想到我們竟一矢中的，資料搜集員便打蛇隨棍上，向司機詢問更多有關中山亞姑的資料，而編導亦馬上啟動偷拍儀器，實行全程直擊；未幾，出租車司機已把我們送到中山亞姑的所在。眼前是一座三層的舊式樓宇，我們先在樓下把偷拍工具準備好，所謂的工具，其實就只有一部藏在特製手挽旅行袋內的小型攝錄機。

正當我們有所行動時，樓上突然傳來一把女聲道:「下面的三個男人給我聽着，你們別以為這樣便能偷拍亞姑，識趣





的話便快給我離開！」如無意外，那女聲必屬中山亞姑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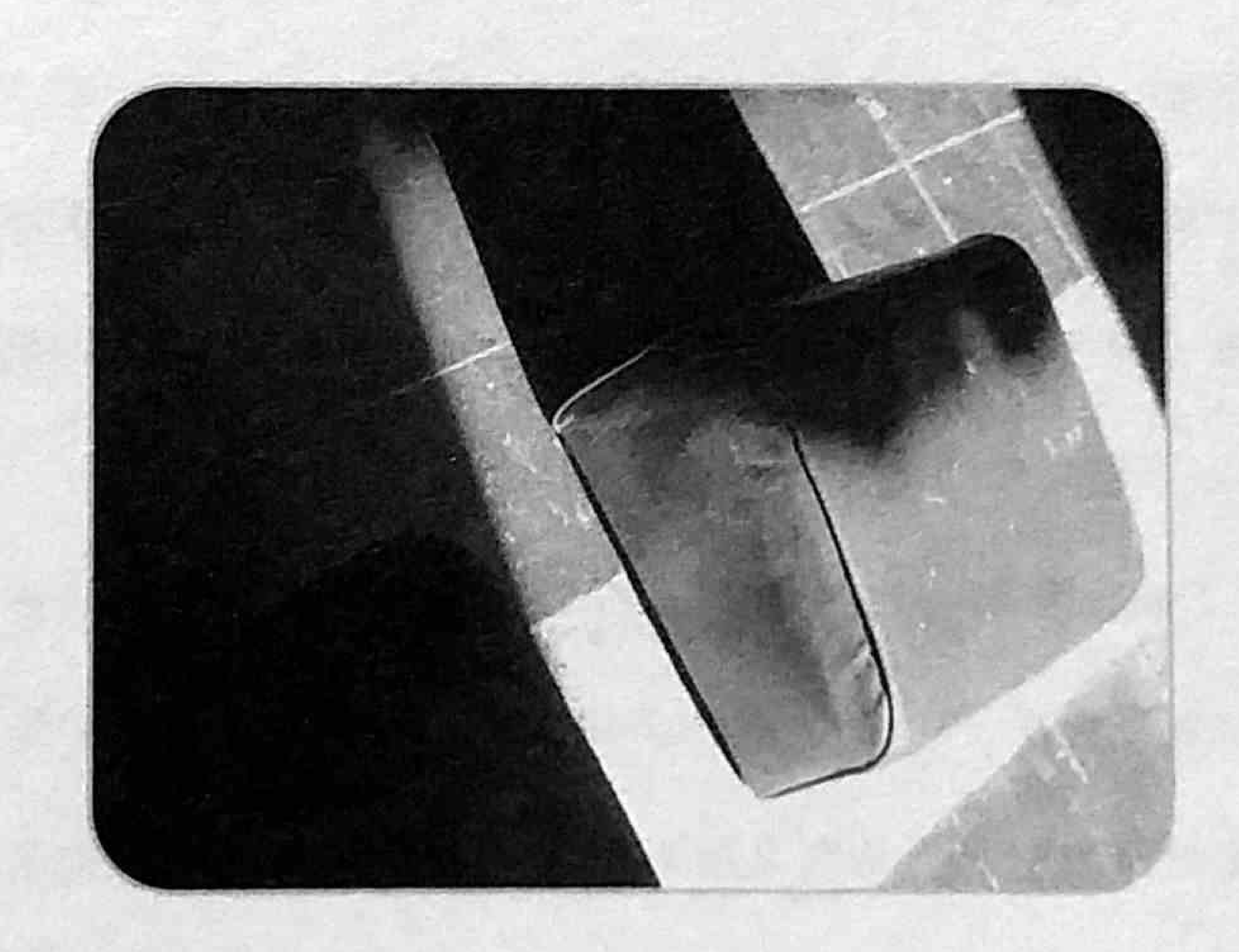
由於我們一直行事謹慎，除了司機外，根本沒有其他人知道我們的前來，若沒有人通風報信的話，那定是中山亞姑有預知能力；我便提議大家先不要輕舉妄動，於是便致電回公司報知事敗，打道回府。

在本人立場而言，其實那一次揭秘事敗，應全歸咎於我們事前沒有做好資料搜集，但當中令我心有不甘的，反而是中山亞姑何以能預知我們的不軌意圖，後來有人說中山亞姑是得嬰靈相助才能有如斯力量(怪不得當天我在她樓下時有頭痛欲裂的感覺)，為了報答他們，亞姑便發誓把每天從信眾那裡得來的錢，全數花在有需要的貧苦身上，這就是「中山亞





姑，不留隔夜錢」的由來。自此，我便對中山亞姑心生尊敬，希望能有機會再見到她。







正當我在周圍打聽着有關亞姑的事跡時，我一位相識多年的老朋友致電給我，她並非娛樂圈中人，但她的丈夫卻是一位於八十年代在香港紅極一時的男歌手，我便順口提及中山亞姑一事，怎料她竟說她曾找過亞姑幫忙。

事緣友人懷疑自己的丈夫有外遇，得悉中山亞姑能幫忙化解，遂帶同丈夫照片前往。亞姑一見該男歌手的照片便說:「這人不會是你的丈夫吧！」友人聽後反駁。

「如你堅稱自己是他髮妻的話，那你應該是長得如她一樣，並且住在……(香港地址)」中山亞姑隨手指着一本香港雜誌的封面說道。「你現在雖和這男人有一紙婚約，但他的真命天子卻並不是你，既然情緣已盡，你亦無謂勉強下去！」雜誌封面上的人是一位當時得令的樂壇天后。





可是友人並不甘心，回港後便按着亞姑所說的那個地址前往查看，果然不出亞姑所料，她看見自己的丈夫和那雜誌上所看到的女歌手一同步出。不久，她便和歌手丈夫協議離婚，而那男歌手亦將他與那女歌手的戀情向外公開，並於同年迎娶她成為合法夫妻；往後他們常以夫妻檔的形式往外地登台演唱。



白龍王

黑黑瘦瘦





白龍王是一位泰國人，黑黑瘦瘦，常常面帶笑容。只知道他的原名是周欽南，但關於他的身世則眾説紛紜：有人説他當年是修理單車的，亦有人説他是修理電器的，總之就是並非來自大富之家。某日他突然發現白龍王要透過自己的肉身去幫助貧苦大眾，於是便每逢周六、日在店中接見信眾，教人趨吉避凶。那個地方原只是一間簡陋的草屋，後因幫助了一位富商而得到大筆捐獻，便重新蓋了現在那間白龍王廟。正確地説，白龍王應有兩個身份——師父和師公。我們慣稱未上身的白龍王為師父，當師父坐上白龍王王位，並完成所有上身儀式後，便會變成白龍王附體的師公。白龍王最名聞遐邇的，是除了能為你的各種問題提供最圓滿的答案及解釋外，他甚至已到達了一個無所不知的境界，連小至日常





生活的小動作，他都會知道得一清二楚。

記得大概在七年前，白龍王的名字經已是家喻戶曉，很多藝人紅星如曾志偉、梁朝偉等，每年都會去拜見白龍王。當時，篤信白龍王的肥媽剛成為我的經理人，順理成章，是年我便和肥媽旗下的另外三位藝人一起，跟隨肥媽到泰國去。要拜見白龍王，就一定要在星期五飛抵曼谷，然後乘車往芭堤雅住一晚酒店，再於翌日淩晨四時乘車前往白龍王廟。抵達白龍王廟時，大約已經是早上五時半了。

白龍王每天均會派二百個籌予希望拜見他的信眾。通常頭等籌會先派給當地的泰國人，二等籌會派給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甚至台灣等地的外來人。入鄉隨俗，見白龍王的人都盡量穿着白色衣服、白鞋以示尊重。大概六時許，師父





出現，一眾參見之信眾便慢慢排開坐在地上。只見師父緩緩地於白龍王椅上坐下，準備進行恭請白龍王上身之儀式。儀式當中最奇妙的，是當師父將為數約一百枝香燃點着的一端放入口吸氣，再把煙噴出來時，像極一條會噴煙的白龍，令人歎為觀止。所有儀式大概歷時半小時，當白龍王上了師父身後，便開始接受信眾逐一的發問。身穿白色衣服的師公，手執一枝未開的荷花，讓信眾逐一的跪在他面前，一邊接受他用荷花輕叩前額，一邊接受他當頭棒喝，又或是指點迷津。

在白龍王廟，由早上七時等至下午三時，終於輪到香港和台灣的信眾發問了。記得當時師公在接見的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台灣女藝人，她的丈夫是香港著名演員，港、台兩地的





人都非常羨慕他們的美滿快樂婚姻。我跟她大約相距十呎左右，只見她聽罷師公訓示後便淚如泉湧、傷心欲絕。結果在同年她就正式和丈夫離婚了，這消息當時的確轟動全港。

此外，據說已故的樂壇前輩羅文每每在推出唱片前，都會將唱片交給師公先行試聽，請師公指示如何安排歌曲的部署。據白龍王廟內有關人士透露，當年師公曾指示羅文以一首他原本沒有想過用來主打的歌曲作為主打歌，並指出這首歌將會十分流行。果然那首歌真的大行其道，那首歌的名稱是「孔子曰」。

另一個傳聞則是有關偉仔（梁朝偉）的，話說跟隨白龍王多年的偉仔一直都很喜歡唱歌，於是師父便給他一點提示，指偉仔如要唱歌便應唱國語歌，並要穿上類似東南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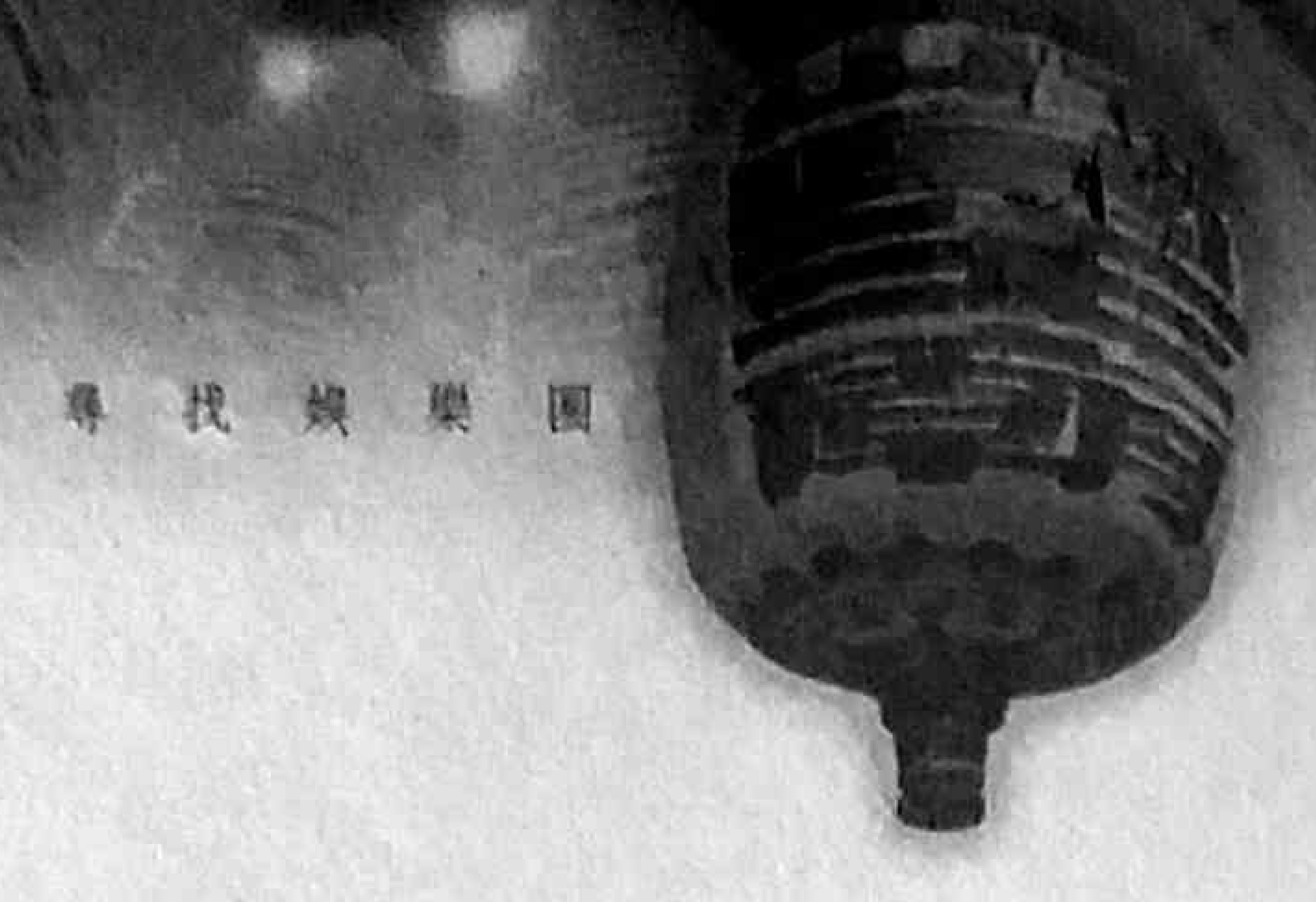




「沙龍裙」的服飾來唱，唱片銷量必定會十分理想。說到這裡我想大家都應該會記起「你是如此的難以忘記」那隻碟，那就是根據白龍王的指示而推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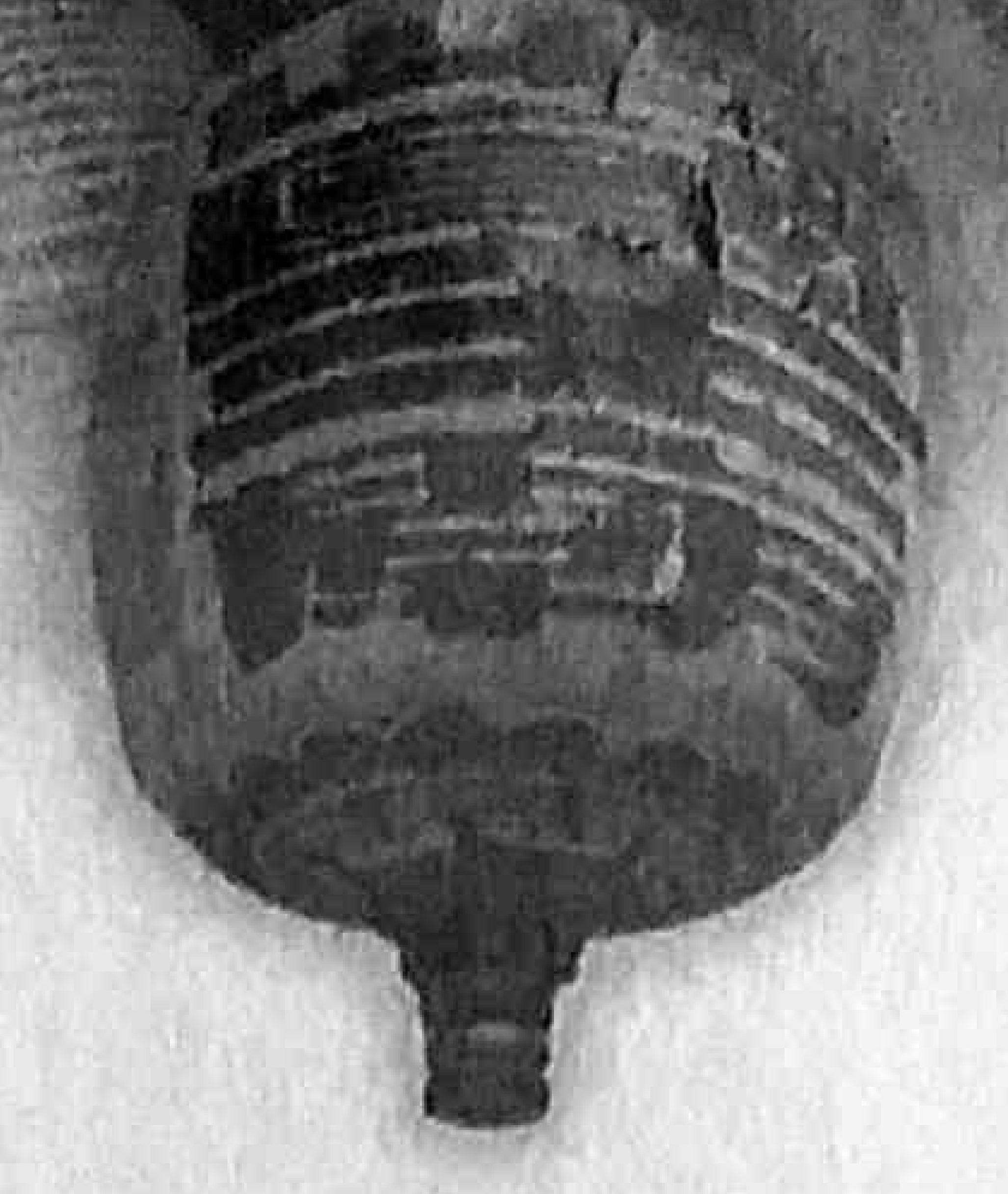
另外，我有位朋友去見白龍王，師公第一時間便命令他：「以後回家不要再把鞋子亂放，要齊齊整整地放好。」原來我朋友有個壞習慣，就是每次回家都會像玩「超級無敵飛拖鞋」般把他的鞋亂丟。

又例如港姐嘉碧儀（她是唐麗球的表妹）去參拜白龍王，白龍王對她說：「睡覺前不要再拍打枕頭，這樣會把財氣拍走！」當時具有鬼妹仔性格的嘉碧儀覺很驚訝，奇怪師公竟然連她拍枕頭的習慣都曉得，果然十分厲害。因為她從小到大都要把枕頭拍平方能安睡，但現在已把這個習慣戒掉。

還是說回當天在白龍王廟的經歷吧！那天和我一起的是一位與我同一經理人公司的女歌手，當時她正在請教白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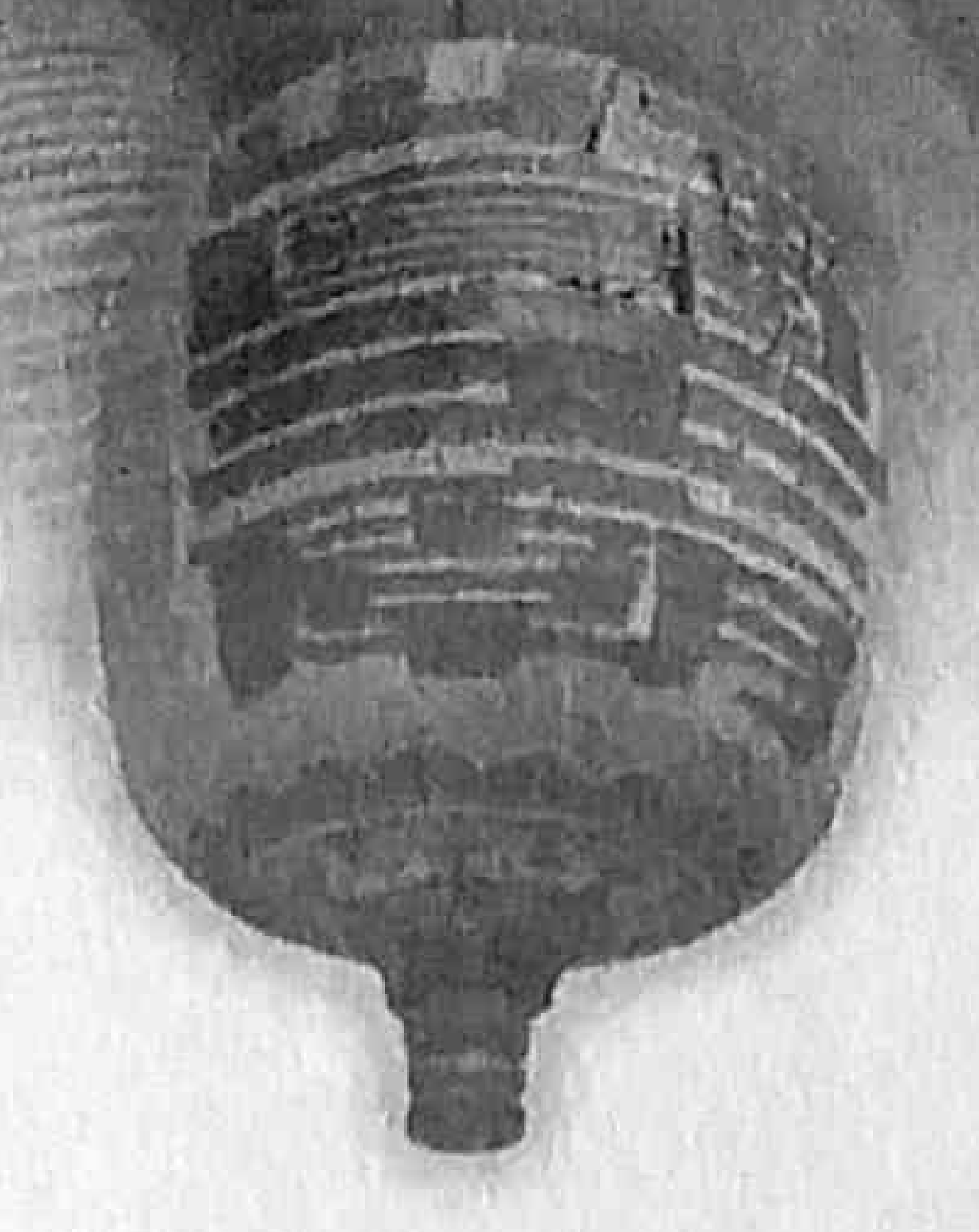




有關她歌唱事業的發展，師公對她說：「你的聲線悅耳，很多人會喜歡聽你唱歌，你可以一直以唱歌作為事業，但卻不可能再有機會出唱片了。」那位年少氣傲的女歌手，根本就不願意相信師公的話。無可否認，她的唱功的確不俗，實在是個可造之才；記得當年她出第一張唱片時，連林子祥也曾點名稱讚，但從此之後她便再沒有其他唱片面世了。至今，這位女歌手就真的頂多只有到東南亞等地登台走埠和不時接一些在國內演出而已。一如白龍王所批，雖然她再沒有出唱片，但她一直都能靠美妙的歌聲維生。

苦等多時，終於輪到我梁思浩了。我一走近白龍王，師公就一邊用他手上的荷花敲我的頭，一邊用泰文在口中唸唸有詞。當時對泰文一竅不通的我，還以為他在替我唸經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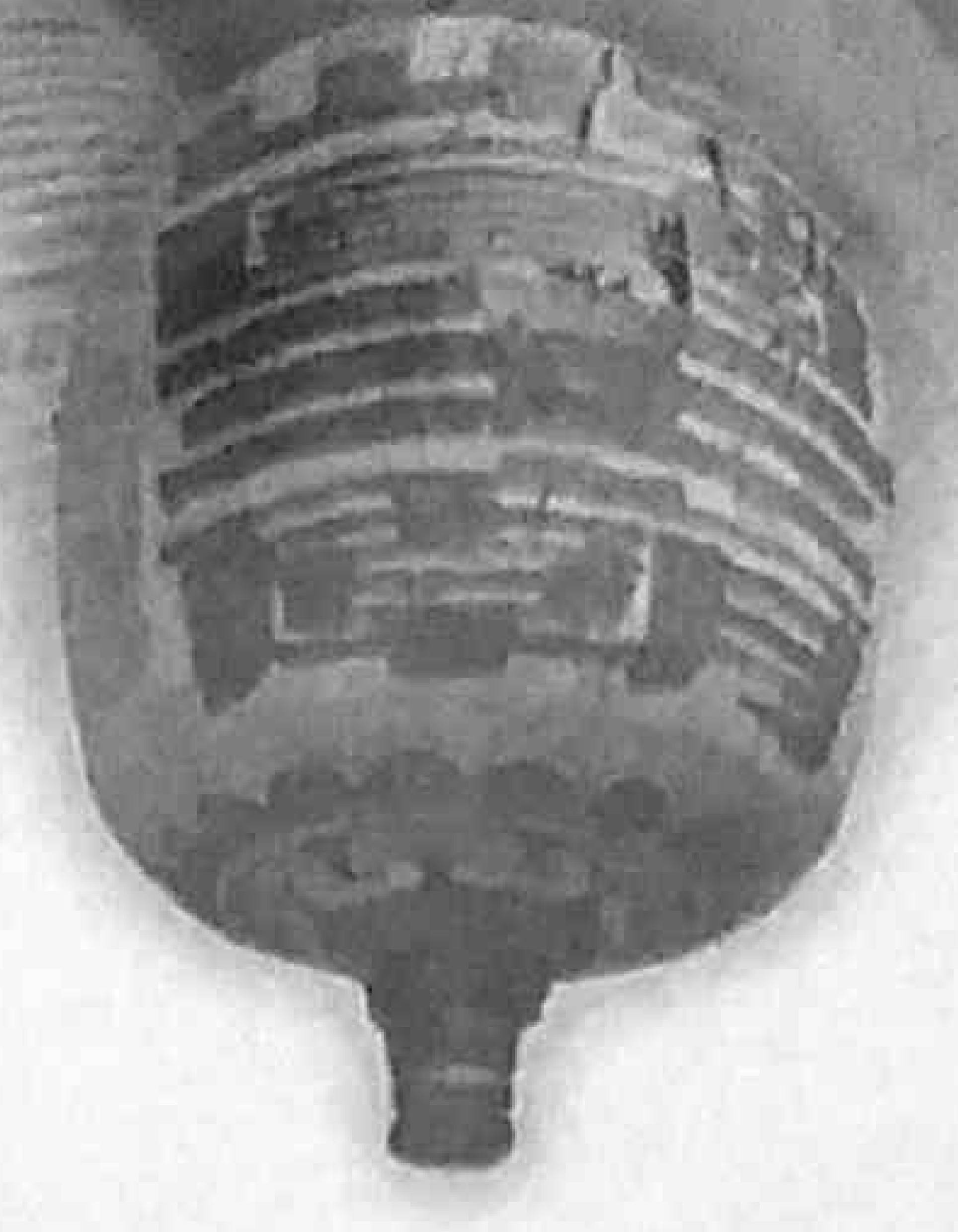


福，於是我便問：「師公，我是否有機會再見到我的親生父母？」怎料師公未等盧師兄（他是師父的一個廣東話翻譯員）把我的問題翻譯完，便已一手再以蓮花敲我的頭，並用泰文道：「你沒有聽清楚嗎？在你發問前我經已解答了你的問題。你往東面找你父母，他們就往西避你，兜兜轉轉，相信今生都很難有緣碰面。」

這些年來，當我每次遇到高人，都是在問同一個問題，所以我對師公的答案早已經心中有數，於是我便直接問第二個問題——事業。







見白龍王時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四月，當時我的經理人合約簽了給肥媽。「你在七月時會返回舊公司工作！」我心想道：「沒可能是TVB吧，我入行拍電視的公司就是TVB，離開TVB就轉了入亞視，當時的TVB有個不明文規定，但凡轉了過亞視的藝人便會被列入黑名單，不能再回TVB。」可是，當年剛到七月時，肥媽便突然告訴我，說何麗全想找我回TVB，因為他們想在節目「城市追擊」內加插一個十五分鐘關於娛樂的環節，他們知道我以前因經營剪報公司時，認識了不少娛樂圈中人，所以就覺得我很合適。我當然是二話不說，馬上答



應。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TVB，喜歡在那裡工作，台前幕後的同事都很疼錫我，於是我便順理成章地返回TVB做主持，好開心能重返TVB！究竟我之所以能回到TVB是巧合，還是師公真的如此靈驗呢？答案真的是天曉得。

白龍王單靠荷花觸碰善信的前額，便可道出那人的過去未來，甚至可趨吉避凶，他究竟是何許人呢？坊間有傳白龍王原是天上的龍王，因為觸犯了天條而被貶至凡間打救世人，以行善積德來將功補過，才可返回天庭。所以有人就說白龍王為了爭取時間（因為可能幾年後白龍王就已功德圓滿），很多時都不等我們把問題問完便已逕自把答案說出來。但亦因白龍王能不可思議地不問自答，所以更能得到信眾的信任。





我希望大家也能有機會跟白龍王見面，不過記得要穿着白衫白褲白鞋，入鄉隨俗，以表尊敬。



台灣
Shirley 姨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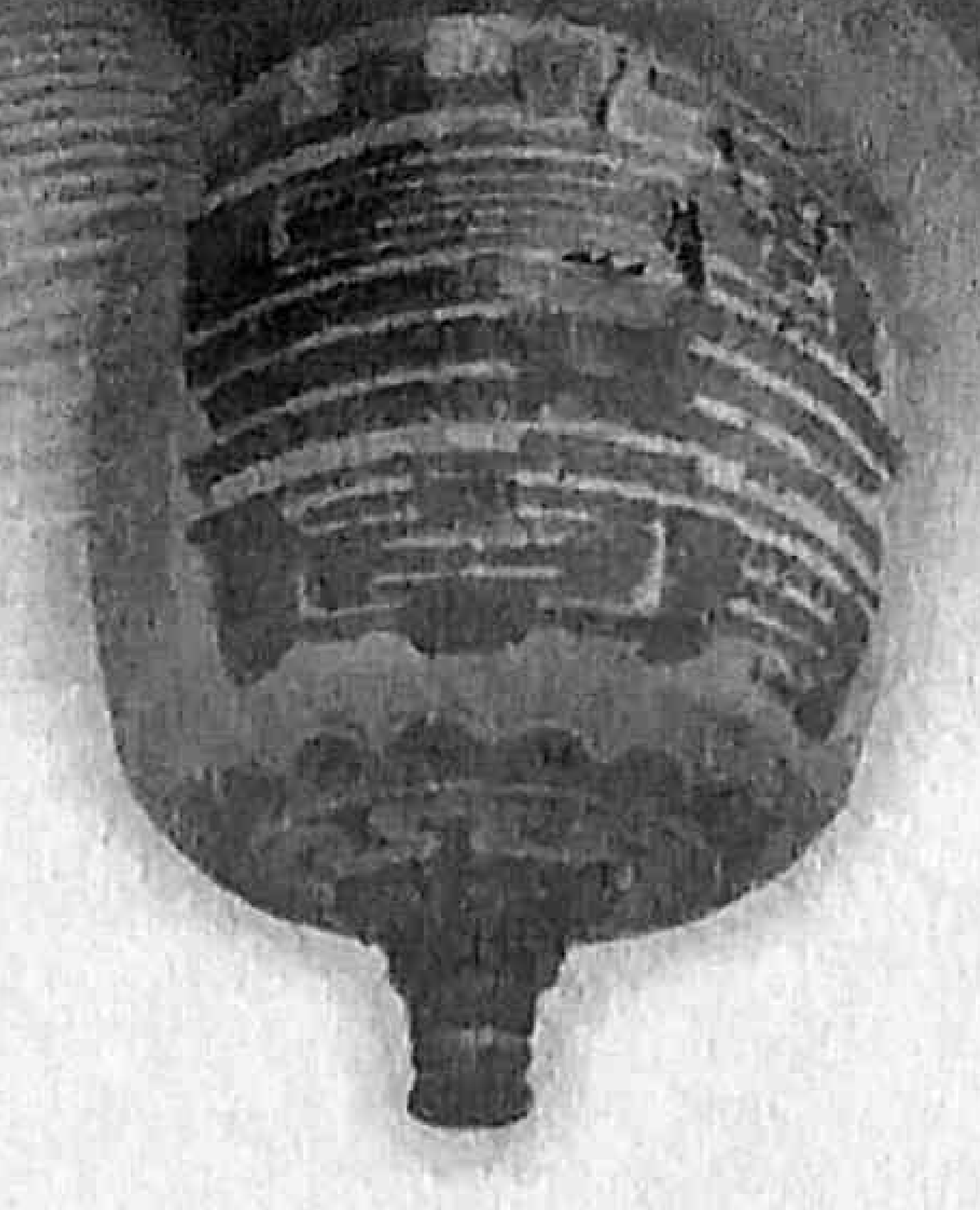




Shirley姨姨原是台灣山地人，但由於移居香港多年，所以能操流利的廣東話，是多家台灣料理的合夥人。她的個子很小、身形瘦削，在店中喜以深色整齊套裝接待人客。她除了是位出色的食肆經營者以外，閒時更會在店中為相熟的客人開筆批命，若有必要時，她甚至會親自通靈，替人趕鬼。

早於12年前，我從張敏姐姐那兒聽過她的事跡，「她替人批命雖是不收分文，但卻並非來者不拒，得看她心情，有人試過在她店中苦等八小時，最後仍是沒法被接見。」當時我心想：「隨緣吧！」但每每當我跟張敏姐姐相約到Shirley姨姨店裡吃飯時，老早約好了的飯局總是臨時因事而取消。直到有次苑仔（苑瓊丹）提議到那間台灣料理吃宵夜時，我才能見到Shirley姨姨；點好菜後，苑仔便問我要不要找Shirley姨





姨批命，「難得如此良機，我又怎會錯過呢。」苑仔便馬上叫侍應生去請Shirley姨姨進來。

等待期間，苑仔告訴我Shirley有三不見的規條，「一不見有月事的女性、二不見肖羊及肖狗者、三不見……。」不等苑仔把話說完，我便插口道：「糟糕，我剛巧是肖羊的，怎麼辦？」說時遲、那時快，Shirley姨姨便推門進來。「放心吧，思浩！你是例外，凡身上長有仙骨的，我都會破例接見，但你必須現在到外面買價值一百元的巧克力糖果回來，好讓我能疏通陰人。」幸而飯店附近就有一間通宵營業的便利店，否則，你叫我在凌晨二時應往哪裡找巧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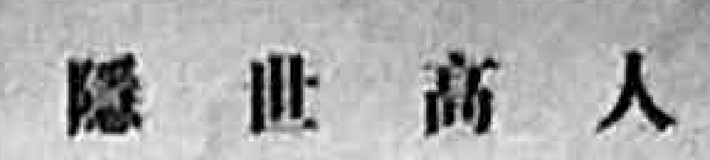






回到房中，見到Shirley姨姨已把開筆的道具放好在桌面上。在她面前放了一隻白瓷杯，杯中注滿清水，旁邊是一疊白紙和一支銀色鋼筆。「把巧克力放在水杯旁邊吧！」當一切就緒後，Shirley姨姨便開始「作法」。只見她以指代筆、以水代墨的不停在空氣中寫字，有時又會把指尖的水彈出，好像要把在空中寫錯了的東西打落一樣。最奇怪的還是她會用





國語跟身旁沒人坐的空位說話，有問有答，苑仔見我面有難色，「別怕，那些是仙姑，她看到的你都無緣看到，你就當她們是Shirley的隱形參謀吧！」這時對座的Shirley好像跟參謀們意見分歧，見她時而側頭沉思，時而閉目托腮，像是遇到難題的樣子。良久，她終於執起鋼筆，開始往紙上動筆，但寫的幾乎都是一些雜亂無章的符號和數字。Shirley姨姨把那紙張推至我面前，「你會選哪些號碼？」我當然是看不懂那幾組號碼的意義，只好依據自己的喜好選了一些。Shirley姨姨又把我的那組號碼重抄一次，口中唸唸有詞，並不停的眨着眼，「Shirley正在通靈。」苑仔道。但見一切都來得很安靜，並沒有如「陳立品」式通靈那樣，鬼哭神號、呼天搶地。不一會，Shirley姨姨便把紙反過來，用端莊的字體把我的一生緩





緩地寫出來，當中的準確性幾乎達九成。在此請容我把自己的批命結果按下不表，因為接下來還會有更多有關Shirley姨姨的事跡。由於當中主角涉及多位娛樂圈中人，所以請原諒我不能把他們的真實名字透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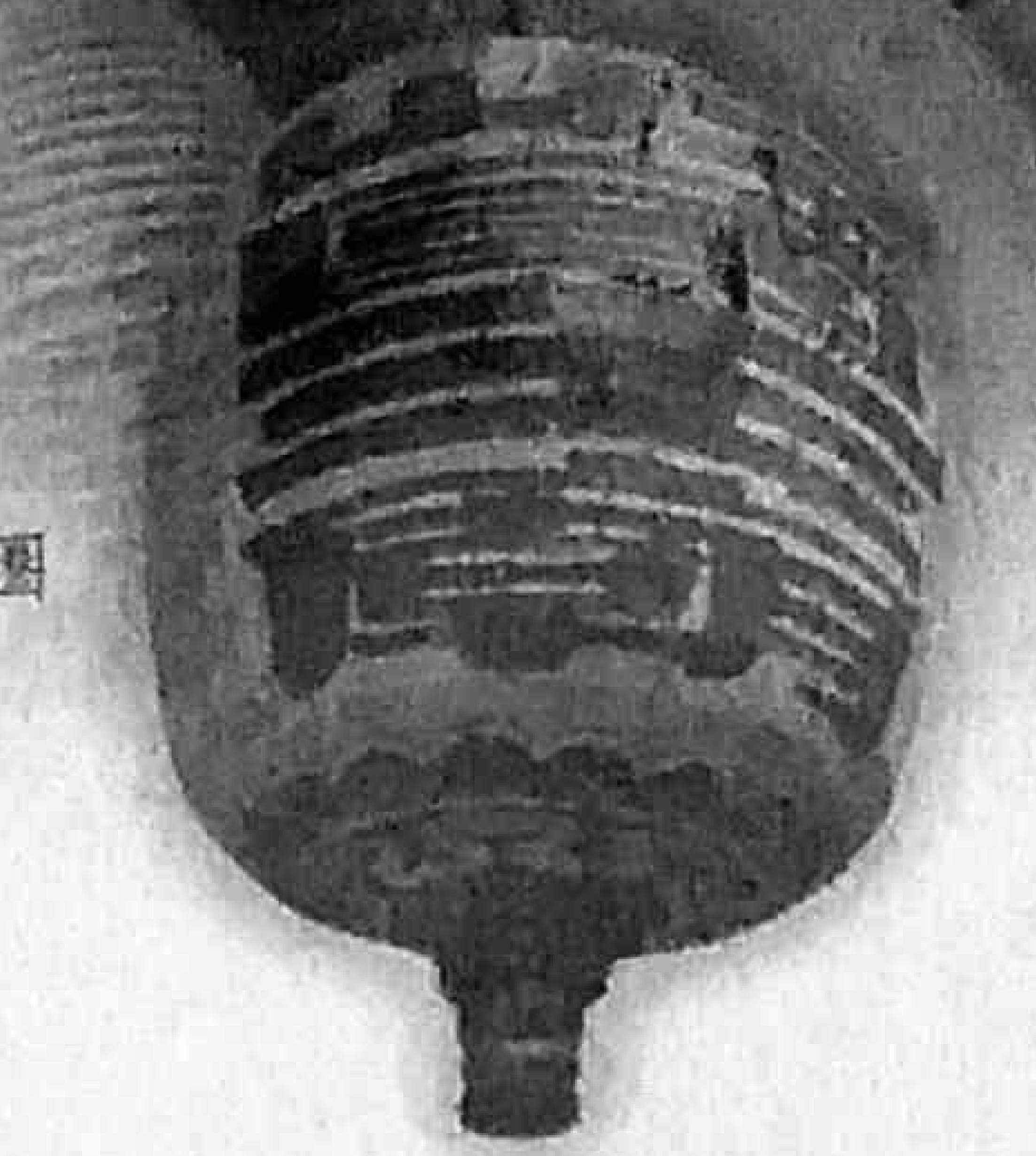
多年前，某位家境一般的新秀女歌手因見事業未露曙光，在朋友幫忙下得到Shirley姨姨指點。據説女歌手一見到Shirley時便當場哭過沒完沒了，她的淚水和成名的決心感動了Shirley姨姨，就連Shirley姨姨身旁的仙姑也動了憐憫之心。於是Shirley姨姨便答應派仙女去守護女歌手，但條件是她從此不能與男生有肌膚之親。如今，該位女歌手已成為樂壇小天后，可見她的確有遵守跟Shirley姨姨的約定。何出此言，皆因當天Shirley姨姨所派出的是一位歡樂仙女，喜愛無故大笑；至今，大家都仍能在女歌手身上發現歡樂仙女的本色，就是愛笑。





另外，有一次我跟歡樂今宵的同事前往Shirley姨姨的店中宵夜，同行八人均沒有人準備找Shirley姨姨指點迷津。我們甫坐下，她便怒氣沖沖的走過來指着席間一位女星說：「你真殘忍！你跟你以前男人所打掉的嬰靈現已有七歲了，你怎麼能夠這樣狠心，一點東西也不燒給他？」原來，那個被女星打掉的嬰靈一直不能投胎，只好跟隨着女星，剛才我們進店時被Shirley姨姨察覺，Shirley看不過眼，便前來指責該女星。當其他人仍在目瞪口呆，還沒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之際，那女星已羞愧得臉上無光、連頭也不敢抬起，只得默認。明顯地，在座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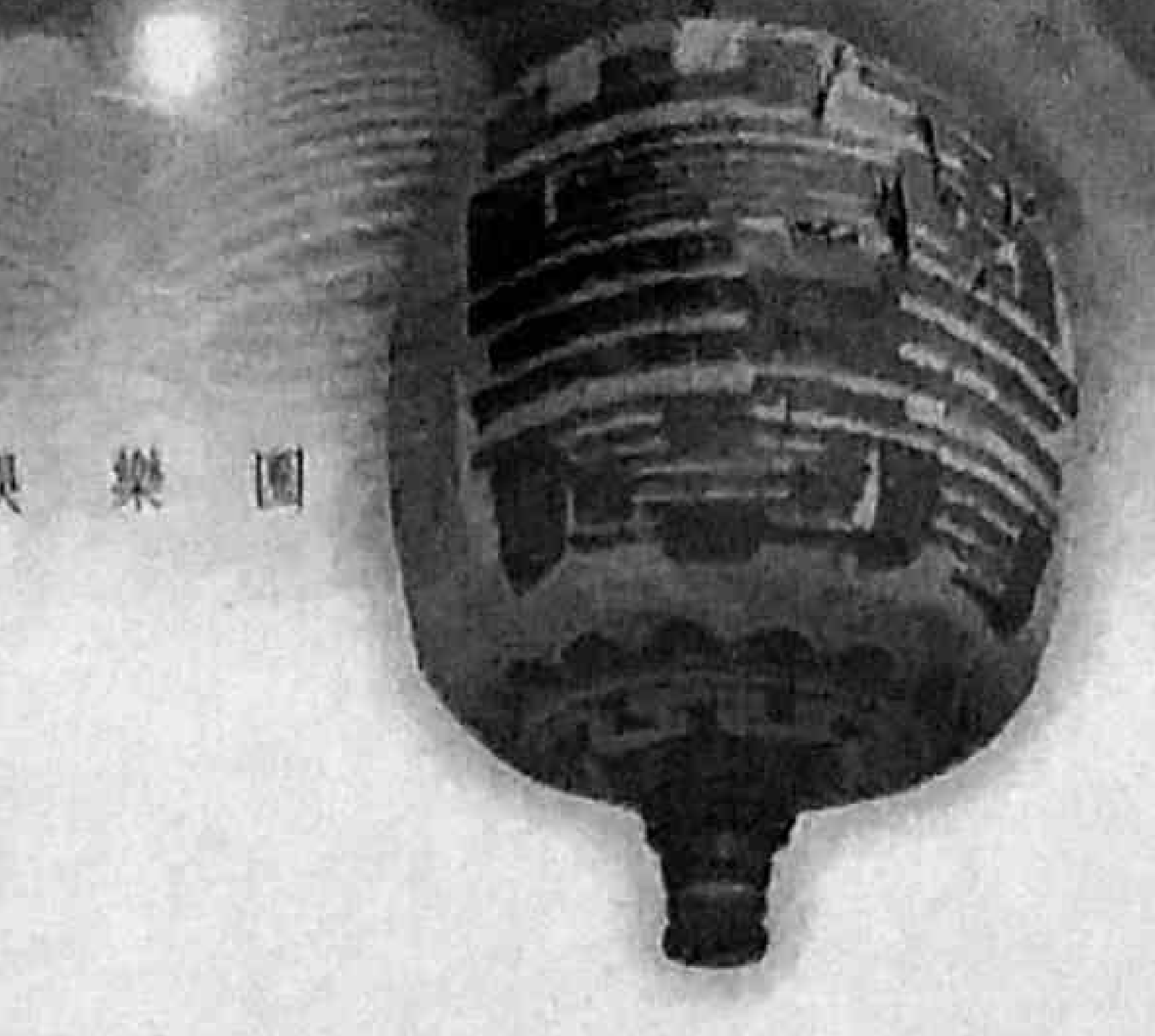




位對女星的背景及底蘊均不知情，所以都顯得非常尷尬。可是Shirley姨姨還是不肯放過她，「你現在應該是已婚，對嗎？你的丈夫對你已千依百順，甚至連洗內衣他也肯為你代勞，何苦你還要這樣作賤他？可知道你倆只有五年的姻緣，時限一到，他就會離開。」後來Shirley姨姨向我們解釋，原來女星丈夫的前生是她的傭人，恰巧女星也有恩於他，他今生是前來報恩的，並不是女星的真命天子。「日後你和丈夫緣盡也是天意，當務之急，你還是趕緊補償那個跟隨着你的嬰靈，讓他早日投胎，否則你的運勢只會愈來愈差，你亦休想在這行闖出甚麼名堂。」當晚的聚會便在極度尷尬的氣氛下草草結束，而該位女星亦從此慢慢淡出娛樂圈。

又一次，我與另一男性友人在同一所台灣料理晚膳，當





天晚上我們竟然親眼目擊Shirley姨姨聯同關帝合力捉鬼。先旨聲明，打從我認識了Shirley姨姨後，自問對於不可思議事件的認知已非等閒，況且與我同行的友人乃是本港某顯赫名門之後，他的江湖閱歷也絕不比我遜色，然而我們二人在整個過程內都被嚇得手忙腳亂，盡情地表現了人性的軟弱無能。

Shirley姨姨那晚一樣是不請自來，便逕自往我們那一桌坐下，當我還來不及介紹時，便聽見她在問我的朋友，「你是否有一胞妹？」友人點頭稱是，並補充其妹正於英國留學。「你的妹妹正被一男性鬼魂纏繞着！」友人用半信半疑的語氣反問Shirley姨姨：「不會吧！我才剛探望過她，她仍是好端端的，Shirley姨姨你何出此言？」由於我甚為熟悉Shirley姨姨的個性，非到緊張關頭她是不會出言指點的，所以我便示意友



人暫且住口，讓她把話說完。「你現在快些握住我的手，利用想像的方法帶我從這裡去到英國你妹妹住的地方吧！」友人不敢怠慢，把手伸出，並努力的想着英國的家。「不是這樣，你必須完整地從這裡離開，而且不能略過途中任何的交通及地方，否則我便不能跟你同去。」Shirley姨姨焦急地道。友人只好乖乖地依照她的吩咐重走一趟。突然，本來合上眼的Shirley姨姨從座上彈起，「你家大門處貼着的是甚麼？」朋友猛然想起那是農曆新年時在倫敦唐人街買的一對門神，「這樣我是無法進入的，還有別的途徑嗎？」「不是沒有，但是要在後院爬上二樓，Shirley姨姨你能爬的嗎？」「蠢材，在爬的只有你，不用理我！待會如果又無法進入，你便直接想其他路線，不要停下，否則我們只得重頭再來；還有，搭飛



機時不用想到遇上氣流，我會暈機。」另外，Shirley姨姨亦準備了紙和筆，讓友人進入家中時一邊想、一邊把住宅的平面圖畫下來，方便她能自行來回走動。身為第三者的我雖然未能參與這個幻想之旅，但光聽見他們的對話已經令我緊張萬分。終於，Shirley姨姨把握着友人的手收回，「那男性鬼魂就在你妹妹的睡房內，由於他只是深愛着你妹妹，暫時未有加害於她的意思，但難保日後當你妹妹有了意中人時他會發難。」友人此時已確信Shirley姨姨並非危言聳聽，於是便問明對策，希望能早日為妹妹解困。「你先不能驚動妹妹，待她放假回港時便帶她來見我，我自有辦法。」

數月後，友人的妹妹回港放暑假，他便借故向妹妹說：「思浩哥哥要幫你洗塵，吃台灣料理好嗎？」於是我們便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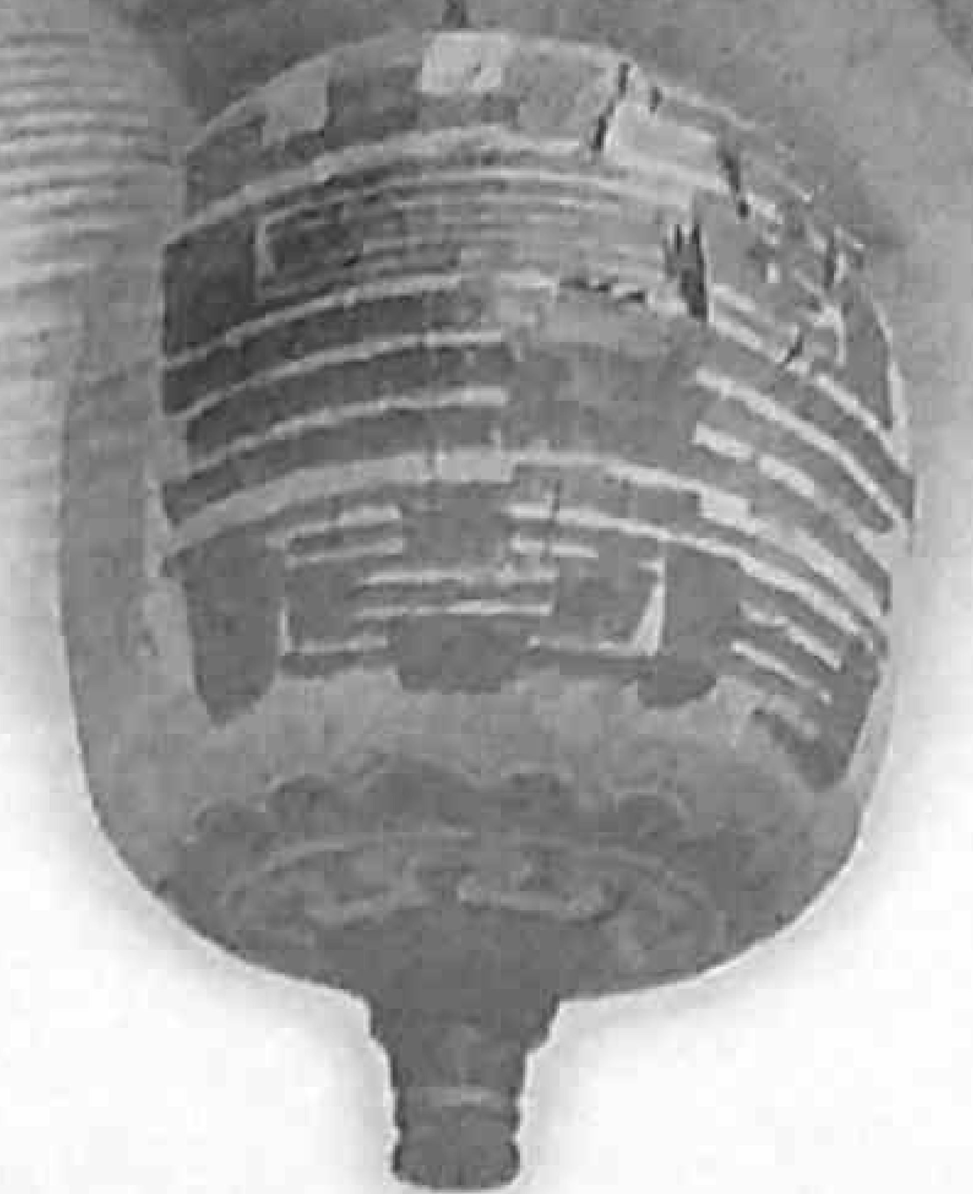
三人再訪Shirley姨姨。剛踏入店面，Shirley姨姨便二話不說，拉着妹妹的手喝道：「給我滾出來，你跟她人鬼殊途，是不會有結果的！」原來那個男性鬼魂竟附在妹妹身上，千里迢迢從英國遠道跟她來港。「她是我的，我不會放過她！」一把沙啞的男聲道。此刻，眼看着妹妹就像變了另一個人，死命地跟Shirley姨姨拉扯着，如此景象，已把我和友人嚇得魂不附體。「你還是冥頑不靈的話，我就請關帝把你鎮壓着，讓你不得動彈。」語畢，Shirley姨姨欲把妹妹拉到店內的關帝像前，但妹妹卻不肯就範，硬生生的賴在原地，最後竟然要合四個店內侍者的力量，才能把一個身高只有五呎二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女孩子制服。別忘記當時正值晚飯時間，店內客人亦頗多，雖然身為公眾人物的我不便牽涉在內，但無奈



我們的一舉一動已成為各人焦點。「很抱歉現在我不能讓你們離開，那個男性鬼魂已被我觸怒，放他出去只怕妹妹會有生命危險，況且現在憑我一人之力是無法把他制服的，只好暫借關帝的正氣把他鎮住，須待天亮之後，亦是他孽力最弱時才能把他收服。」那時妹妹雖已乖乖安坐椅上，但仍可發覺她不時在抽搐，狀甚詭異。









食店打烊以後，Shirley姨姨便把那個男性鬼魂的來歷告訴





我們，「你妹妹往留學之前曾隨父母到祖父墳前掃墓，那個男性鬼魂的墓恰巧就在你祖父旁邊，你妹妹路過時無意察覺到他死時很年輕，更動了憐憫之心；從此，那個男性鬼魂便跟隨着你妹妹，並漸漸地愛上了這個曾為他動了心的人。」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外面晨光初露，「妹妹芳心並非屬於你，對你也只是出於一時同情，我會請她好好的幫你超渡，勿再執迷不悟，回頭是岸。」怎知那個男性鬼魂竟開出條件：「如你能答允將她的一套衣服燒給我，我便罷休。」「大膽小鬼，你憑甚麼跟我討價還價，我此刻就當着關帝面前，把妹妹的一束頭髮削下抵償前緣，讓你跟她從此恩斷義絕。」此一時、彼一時，Shirley姨姨手起刀落，真正的妹妹終於累倒在地上，由哥哥抱着回家。





多年前有一位現已息影的女影星，從首部電影開始已擔正成為女主角，片中和她合作的幾乎都是影帝級人馬。當時很多人都不明白，憑她的有限條件（她相貌平平，外形亦未見突出），何以能得上天如此厚待。以下，我將會敘述一段有關該女影星更鮮為人知的秘聞。

我與該女影星因工作認識，和她甚是投緣，而她亦把我當作哥哥般看待，我倆幾乎無所不談。其實以她當時在娛樂圈的成績及際遇，應該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才對，可是我卻從來沒有發現她曾因此而喜悅過。直到有一次，我在她面前提及Shirley姨姨的神通廣大，她便苦苦哀求，要我介紹Shirley姨姨給她認識。










經過上次捉鬼一役後，我已學乖，只挑一些人客不多的時候去找Shirley姨姨，除了貪其不用久候之外，即使再有任何突發事故，也不怕被很多人目擊。可是經多次通傳，Shirley姨姨不是過門不入，就只推說她正在忙。約四小時後，Shirley姨姨突然衝進房內，指責女影星道：「你真賤格！還沒見過像你這麼不知廉恥的人，你的罪孽那麼重，便坐着好好反省一下吧！」由於我從未見過Shirley姨姨如此生氣，又不知女影星到底犯了何等重罪，便把Shirley姨姨拉到一旁問個究竟。不問由自可，問了之後我便連後悔也來不及。「你說她賤不賤格，她從十三歲開始便和人家發生關係，那人還是她身邊的至親。」我沒想到會是如此私隱的話題，當時楚楚可憐的她已哭得淚流滿面，教人看了十分心酸。「念在你也是被迫，







並非主動，否則我連話也不會跟你說。」於是Shirley姨姨便吩咐女影星親自去買價值五百元的巧克力回來。實情是女影星從十三歲開始便被自己的親叔強姦，即使被迫，但和至親亂倫仍屬犯了天罪；同時亦因女影星的前生孽太重，所以才會被親叔強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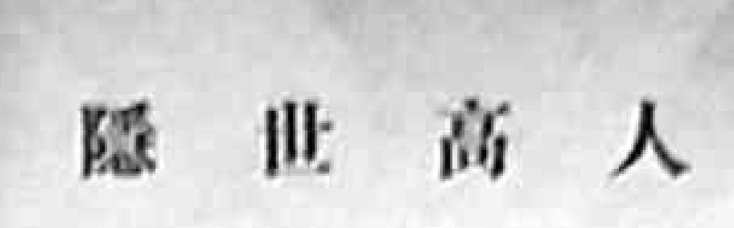
所謂因果循環，犯者的罪孽亦在不知不覺間漸漸加深，「若不及早制止，你的星途也會逐漸黯淡下來。」Shirley姨姨邊說、邊把清水彈出。「若要轉運，你必須從今天開始茹素七年，期間不得殺生，另外你更要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內參拜全港所有供奉了天后娘娘的廟宇，但不得進廟，只能在門檻外叩三個響頭來還孽。」女影星當然照做不誤，往後幾年，她在電影圈中的發展可說是一時無兩。

時光飛逝，在女影星茹素後的第六年，女影星再訪Shirley姨姨。「不錯，你的孽已還清，明年七年之限一到，你更會獲得一段由菩薩賜給你的好姻緣。」女影星自從得Shirley姨姨指點迷津後，整個人像是脫胎換骨似的，除繼續茹素外，她更養成了遇佛必拜的習慣。話說有次女影星在外遊時，不自





覺地走到唐人街一觀音廟前，她便如常入內上香，祈求菩薩保佑。就連她自己也沒想到觀音菩薩竟馬上在這裡幫她締結一段異地良緣。一位家境富裕的當地華僑剛巧因事路過上址，遇上了正要入廟參拜的女影星，那華僑對她一見鍾情，當下便靜悄悄地站在廟門外等她。幸而女影星沒忘記Shirley姨姨的提點，並欣然地接受了這段天賜良緣。



邵師傅





邵師傅年約四十來歲，身高幾近六呎，外表不凡，至少在同年紀男性當中已算是不折不扣的帥哥，幾乎連台北的小馬哥（現任台北市長馬英九）也要靠邊站。

邵師傅的平生絕技是替人借運，所謂借運，並非如借錢般要跟人家開口，而是把自家一生中的好運集中起來，一次過把它用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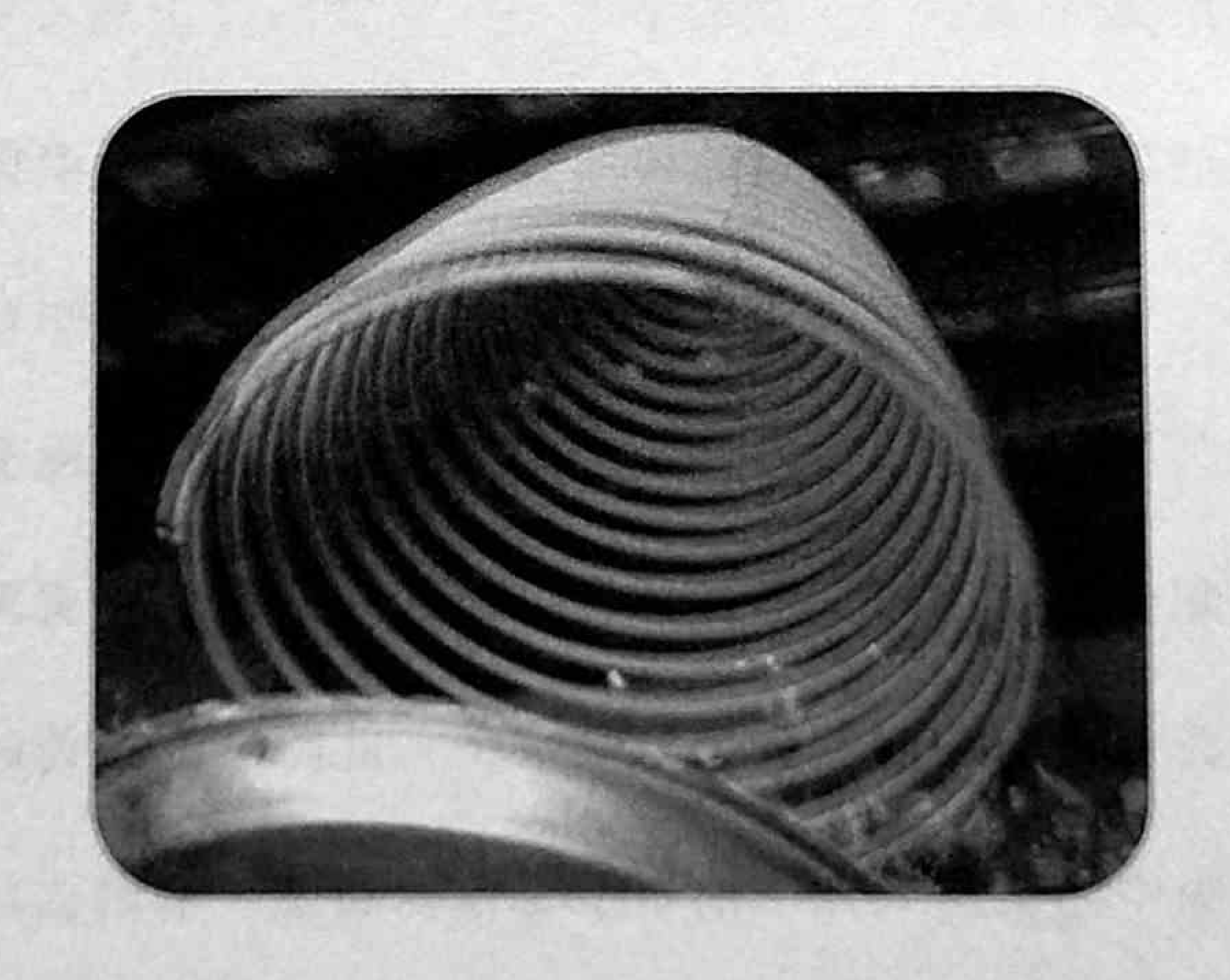
關於邵師傅替人借運的傳聞實在多不勝數，當中以港姐影后那一則最為人所津津樂道。還記得當年那位港姐在卸任後即被其所屬的電視台力捧，曾參與演出多部當年極受歡迎的電視劇。後來港姐為了擴闊視野便離開電視台並勇闖大銀幕，她在電影圈初期的發展只屬平平。此時，邵師傅的大名在娛樂圈中已廣為人知，港姐便也依樣葫蘆，慕名去拜會邵





師傅，希望能借到運氣，讓自己在電影界闖出名堂。

據悉，邵師傅很快便答應了港姐的請求，但卻有一附帶條件，「若你能從這幢大廈的地下開始，用雙膝跪地，然後一級級的跪到我的門口，我便答應幫你借五年大運，並保證你在影圈內會大放異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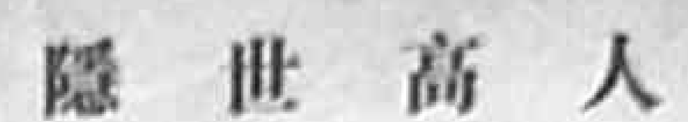




當時邵師傅的會客室是設在灣仔合和中心附近的一幢唐樓的頂層，如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七樓；光是一步步拾級而上已非易事，何況還要用跪的。怎料弱質纖纖的她竟照單全收，並坐言起行，決心為成名而付出代價。

不久，借運後的港姐便接拍到了一套由她當女主角的電影，而片中的其他角色陣容也殊不簡單。據悉，那角色原先是屬於周慧敏的，但周慧敏當時卻用已不想再拍電影的理由來推辭。電影公司在苦無其他後備人選的情況下，導演唯有重新再找女主角；有天他在公司隨意翻閱雜誌時，無意間發現這位港姐的瘦削身材正好適合當女主角。後來該位港姐更憑着這套賣座電影，成為了影后，一炮而紅、名利雙收，片約更是絡繹不絕，維持了直達五年之久。不過在期限屆滿





後，即使她多努力，人氣就是沒有恢復過來。

話分兩頭，自從那位港姐成為出爐影后之後，有關她向邵師傅求助的傳聞便被炒作得繪影繪聲，全娛樂圈幾乎無人不知，的確吸引了很多同業躍躍欲試。恰巧我身邊就有一位朋友是邵師傅的弟子，我在一次晚飯時向他打探邵師傅的事情，怎料他卻當場致電給師父，「若你要問便親自問他吧，他正想找人跟他吃飯呢！」不一會，邵師傅便加入了我們。「你們當中誰人有後備的手提電話電池？」只見邵師傅疲憊不堪。「我有！但是不知道你的電話跟我的是否相同？」



後備電池確是我們藝人的必需品。「不要緊，甚麼型號的電池也可以！」當時，在座沒有一個人明白此話何解。只見邵師傅接過電池後便深深地運氣呼吸，原先在他臉上的倦容也逐漸消失。原來邵師傅每天替人家借運後都會大傷元氣，須要吸取電池內的電源來補充體力，在座眾人皆嘖嘖稱奇。後來邵師傅把電池歸還，我便借故走開，並查看該枚後備電池的電量顯示，結果是原來全滿的電量竟被消耗得一乾二淨！邵師傅見我回來便道：「你現在相信了吧！明天你到我的會客室來，不用預約，以謝你一電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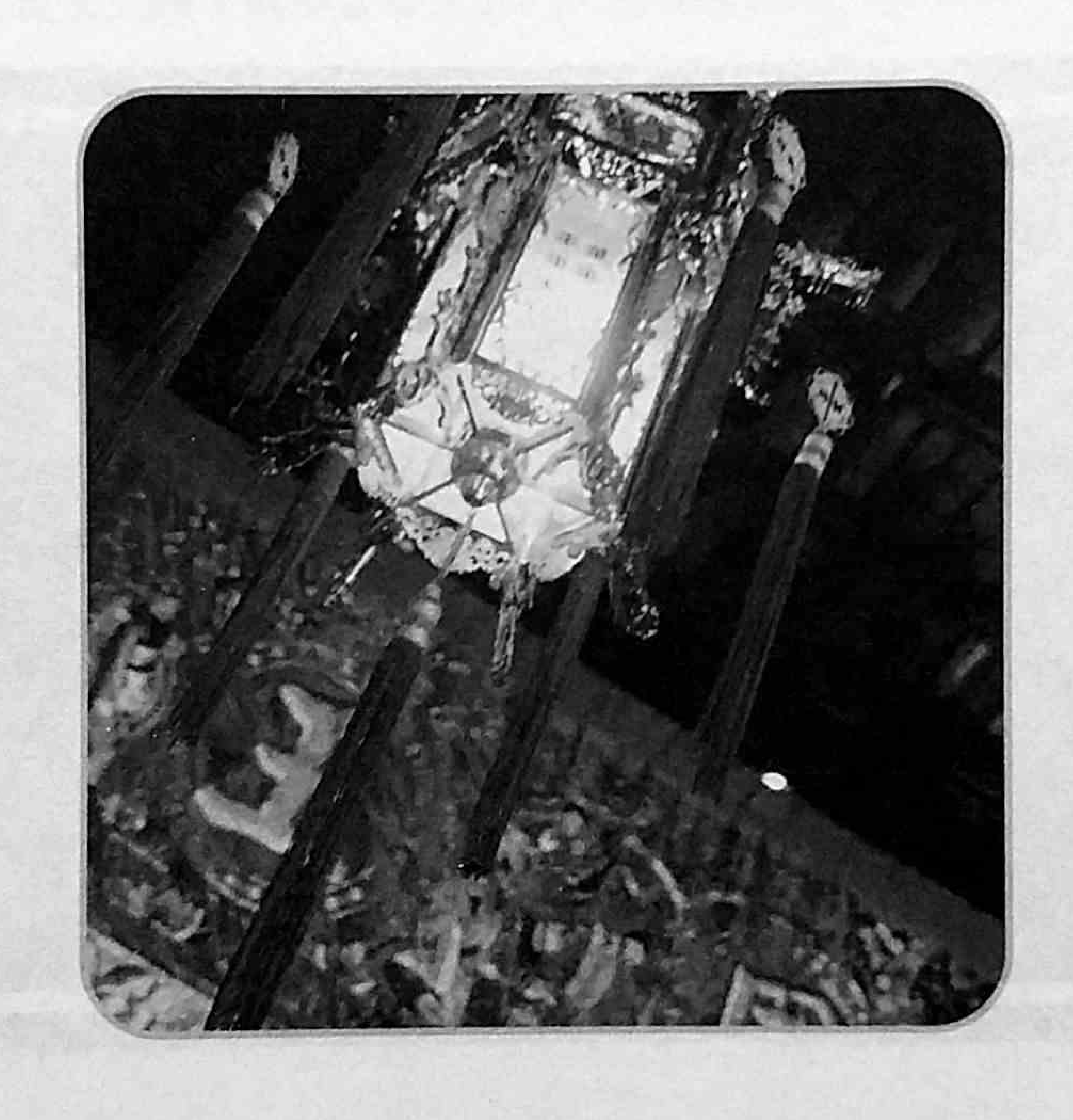




翌日，我依約赴會，當邵師傅把我一生的運勢分析講解完畢後，我便問了他一個很蠢的問題：「師傅，與其把運氣集中，你倒不如幫我把它們分佈得平均一點，可以吧？」邵師傅笑而不語。「如果一下子就把好運花光，那剩下來的日子怎麼辦？」我再不好意思地追問。「既然你有這樣的大智慧，我亦無用替你費神，一切隨緣吧！」知道邵師傅明白我的心意後，我便安心離開。











劉師傅





劉師傅年約四十歲，身高五呎八吋，是一位由美國歸來的風水大師。他常常身穿恤衫、西褲及腳踏一雙長靴 (他穿長靴是有特別原因，但我稍後才告訴你)。他的頭髮微曲，臉上架着一副眼鏡，並常常面帶笑容。

他的一套風水理論別樹一格，擅長利用白瓷(即白色的瓷器)來設置家居風水局，以我所知，香港有好幾位藝人非常篤信劉師傅。除了風格以外，劉師傅的收費準則也比別人不同；他雖也是按客人的個別環境而收費，但他所指的環境並非指客人本身的貧富，不是富者收費高一點，或是貧者收費低一點，而是根據客人未來是否會得吉星高照而釐定收費的。

據說有一位十分運滯的朋友，在見畢劉師傅後封了五千





元利是答謝他，怎料劉師傅隨即也回了給他一封內有八千元的利是。劉師傅的解釋是：「那位朋友一直都會運滯下去，我收不下他的錢，額外的三千元當是我救濟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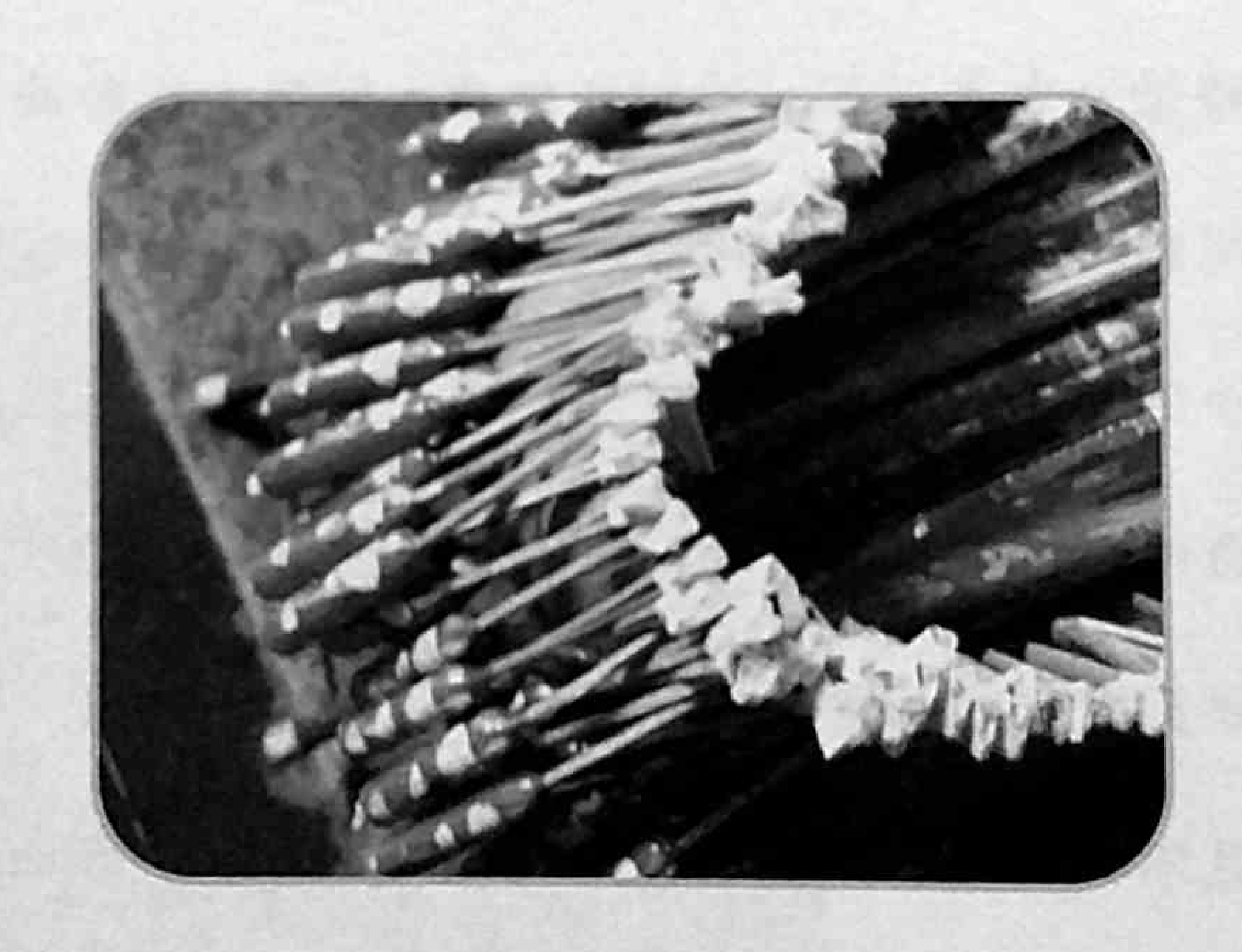
終於，我在好朋友Stella介紹下認識到劉師傅，當時我剛要搬進又一村，便邀請他來替我的新居看風水。

當日劉師傅拿過我的時辰八字後便馬上仔細地查看我家的各方位，「梁生，你希望我的風水局可為你帶來甚麼？」通常風水師傅這樣問的時候，我總會請他替我擺一個可以讓我事業有成、愛情得意、身體健康、事事順境的陣。怎料劉師傅說:「這樣不行！人不可以這樣貪，風水局只可以助你某一方面的運勢。例如想姻緣好，就擺一個姻緣局。有很多女星都會要求我替她們擺一個「不勞而獲」姻緣局。你意下如





何？」由於我比較喜歡靠自己雙手爭取的關係，便婉拒了劉師傅的好意，轉而請劉師傅為我擺一個有利事業的風水局。



結果劉師傅在我的沙發下放了七隻白色的醬油碟，在床下放了大概七個白茶杯，並在其他不同方位上擺放了一些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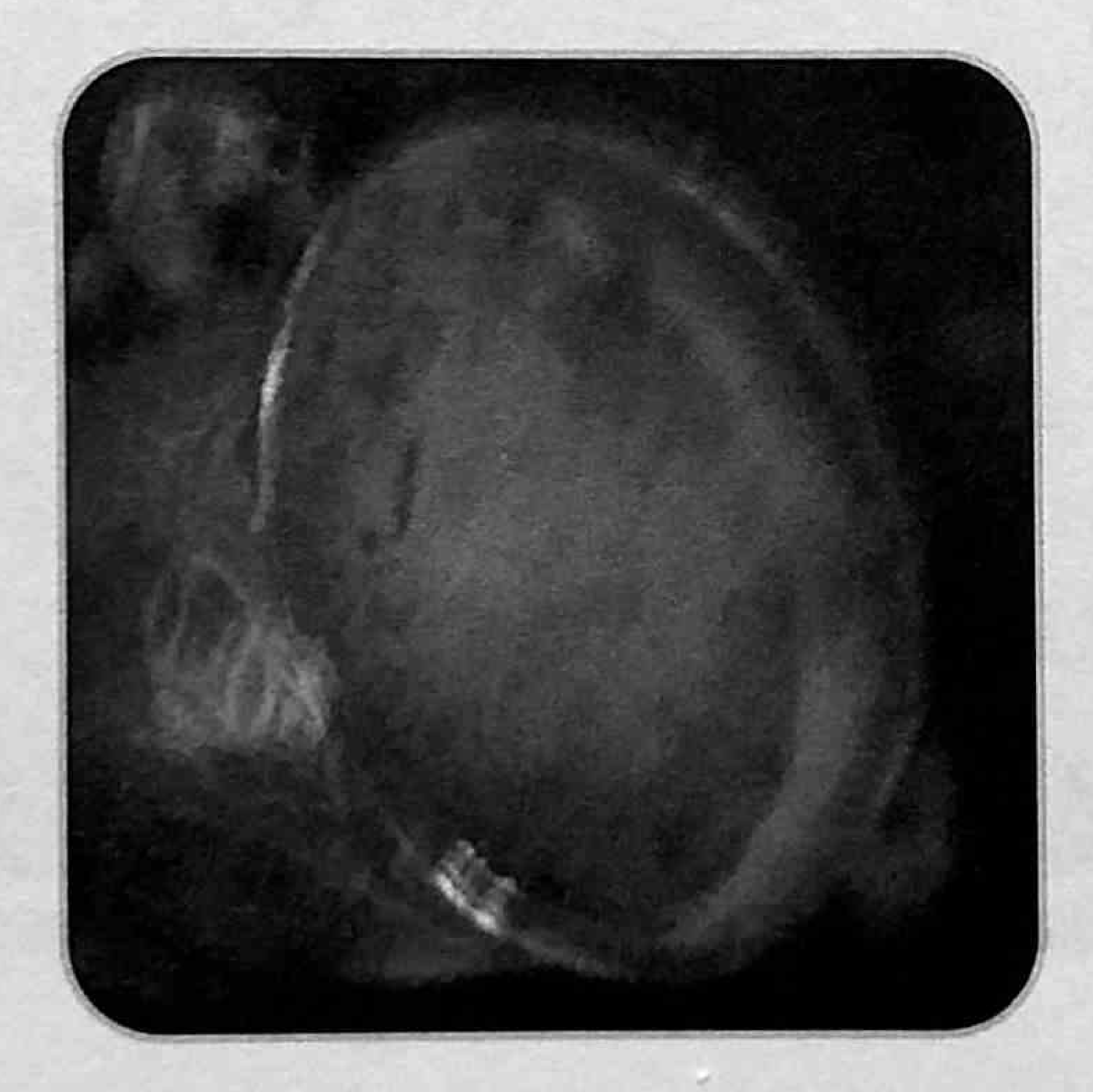
瓷花瓶。總之他為我擺放的，大多數是一些沒有花紋、用白瓷製造的器皿。最後，劉師傅告訴我：「不出一個月，這個風水局必會為你帶來新的工作機會。」

那時是一九九三年，我剛從加拿大回港。當時我在電台有一份每星期兩次，每次一小時的節目主持工作，空閒的時間過多，生活十分百無聊賴。在劉師傅替我擺了風水陣後不足一個月的某天，嘉禾電影公司一位叫William的製片致電給我，說蔡瀾先生想找我拍電影。當時我心想：「莫非劉師傅真的如此厲害？究竟找我拍甚麼電影呢？」原來當時李麗珍突然接拍三級片，於是他們想找一個像李麗珍般，外貌比較純、不似會拍三級片的男演員來當男主角。能當男主角雖然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拍三級片對自己來說真的是一個很





大的挑戰。當時William聽到我有點遲疑，便接着説：「蔡瀾想一次過和你簽三部三級片的約，第一部是『玉女心經』，整套電影是講述楊過和小龍女在桃花島練玉女心經的故事，並希望拍攝出像電影『青青珊瑚島』般的效果。」眼前一連三部的片約雖然算不得上是一個十分好或是十分壞的選擇，但因為機會難逢，我終於答應並簽了嘉禾電影公司的邀請。











記得當時「玉女心經」的導演是黃泰來，他開會時跟我說：「放心吧！雖然你是這一套三級片的男主角，但你的裸露戲分大概只佔全齣電影的十分鐘，而整套電影亦只有那十分鐘的部分較為三級。」不知道大家是否會問：「為何仍未看過那套『玉女心經』呢？」因為後來嘉禾電影公司發現華仔（劉德華）已購下了所有「神鵰俠侶」的版權，於是我們不可開拍楊過與小龍女的故事，電影公司為了不致毀約，我們便變成開拍另一齣電影「不扣鈕的女孩」。

做夢也沒有想過，在沒有任何關係、沒有介紹人之下竟然會有人主動找我拍電影。後來我問製片William，他說過程也是頗為意想不到。事緣蔡瀾叫他們想一個樣子較純而又肯接拍三級片的男演員來夥拍李麗珍，但他們想了很久也毫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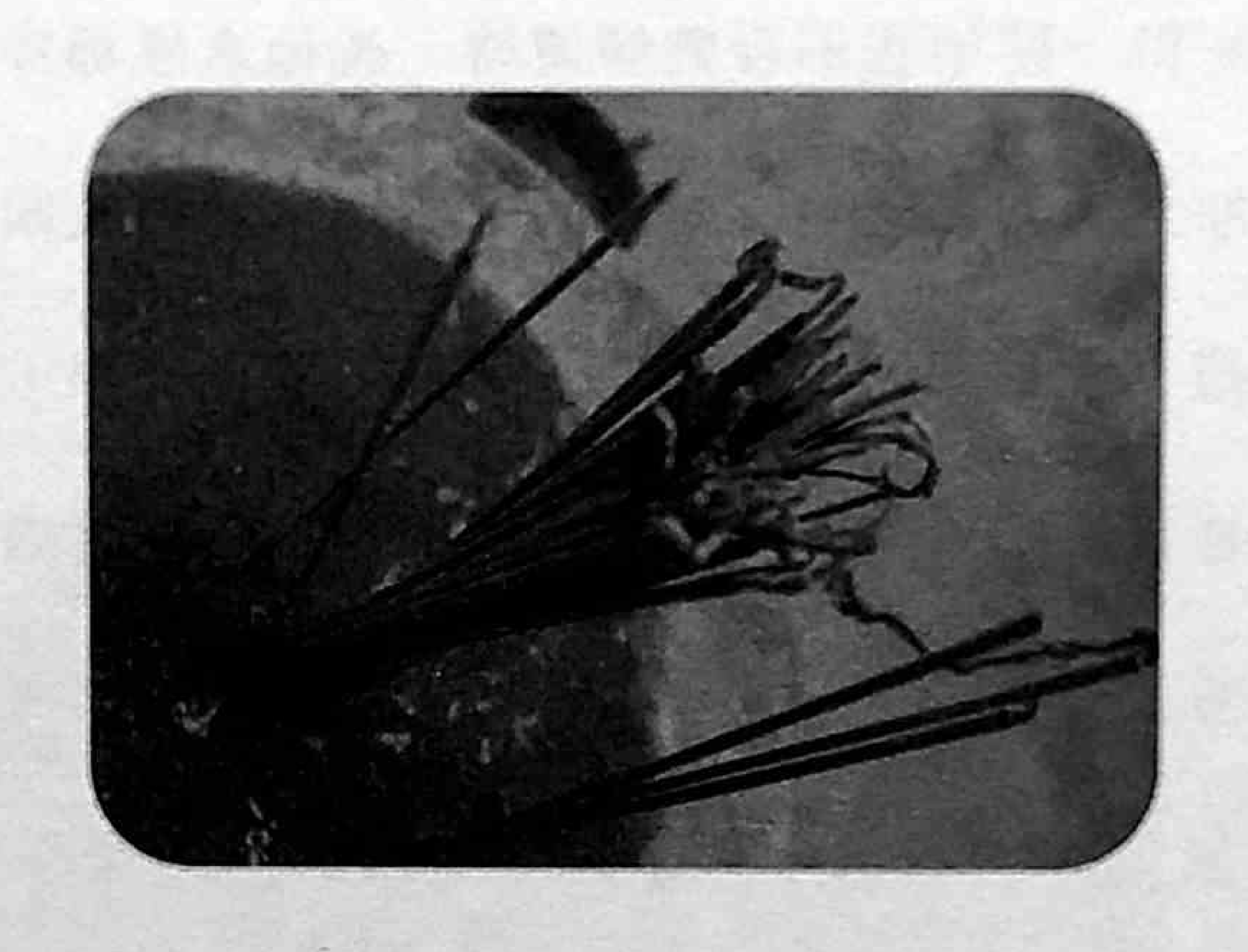




頭緒。直至有天他在嘉禾片場工作至通宵達旦，當時大概淩晨六時許，電視正重播我有份演出的劇集「城市故事」。William一看見「洗米華」便覺得我的樣子亦頗為適合，只是不知我會否接拍三級片，於是便抱着即管一試的心態來電，怎料一拍即合。原來機會來的時候，真的無法預料，當時William也只不過是剛好看到電視劇才想起有我這個人。







事實證明，劉師傅的那個白瓷風水局真是十分厲害，它的厲害在於果然不出一個月，真的會有人找我工作。此外，我在劉師傅身上更學會了人不可以貪心的道理。當你要求每一樣事情都順順利利時，可能會變成事事皆不順境。因此你只可任擇其一，事業就是事業，愛情就是愛情，在風水學上是不可能兩者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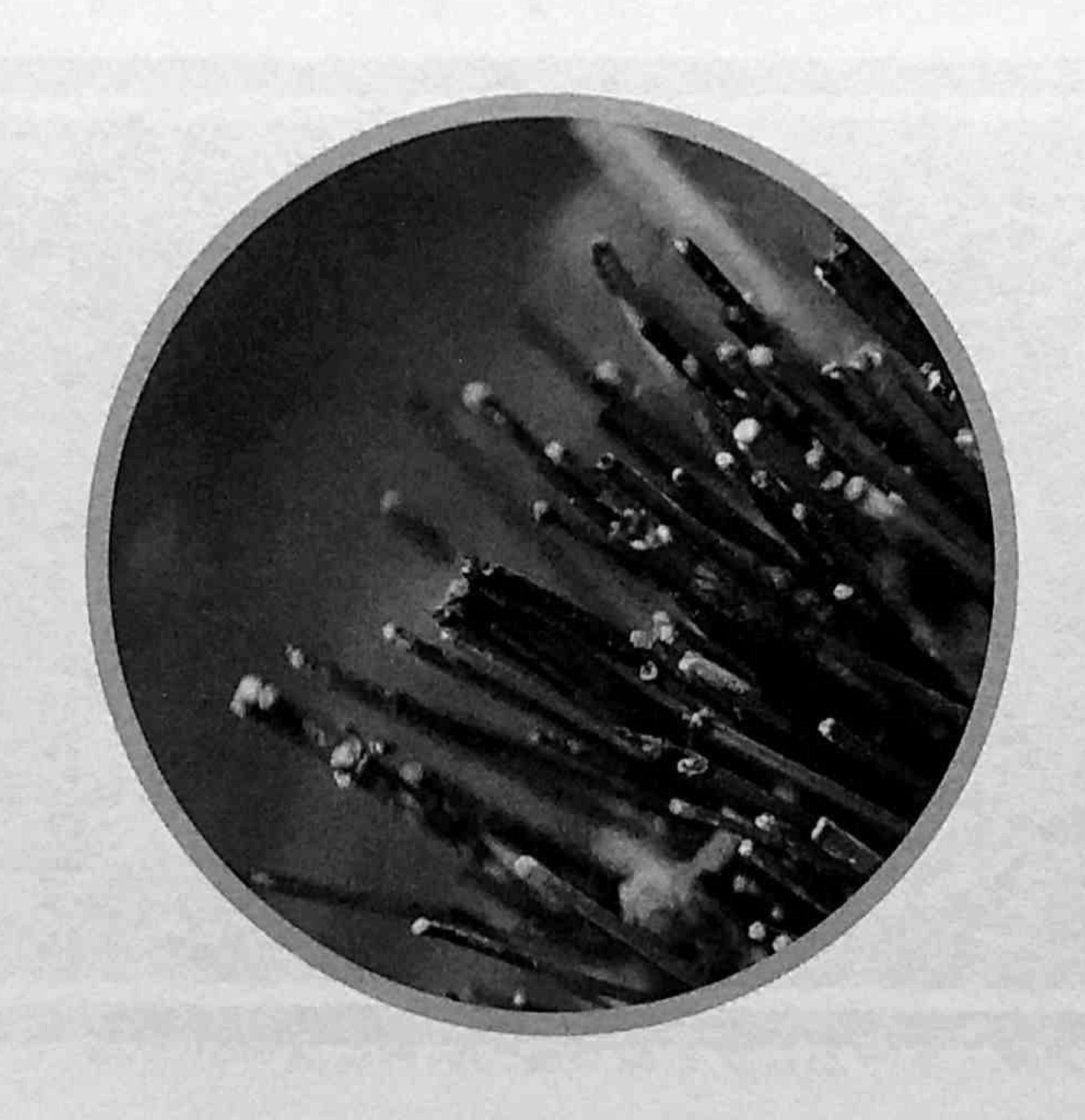


還記得一開始我形容劉師傅時，說他永遠都穿着一雙長靴嗎？原來那對長靴是有暗格的，劉師傅會將收回來的錢放進長靴裡一個長形的皮包裡。現在每隔兩至三年，劉師傅就會來港替娛樂圈中的紅星看風水。如我有幸能再遇上或聯絡上劉師傅，我都希望他能再次替我看風水。我已記不起他所屬的門派，總之如果今天替你看風水的劉師傅是從美國回來，他又主要以白色瓷器替你擺風水陣的話，那麼他就是那位曾為我的事業帶來轉機的高人劉師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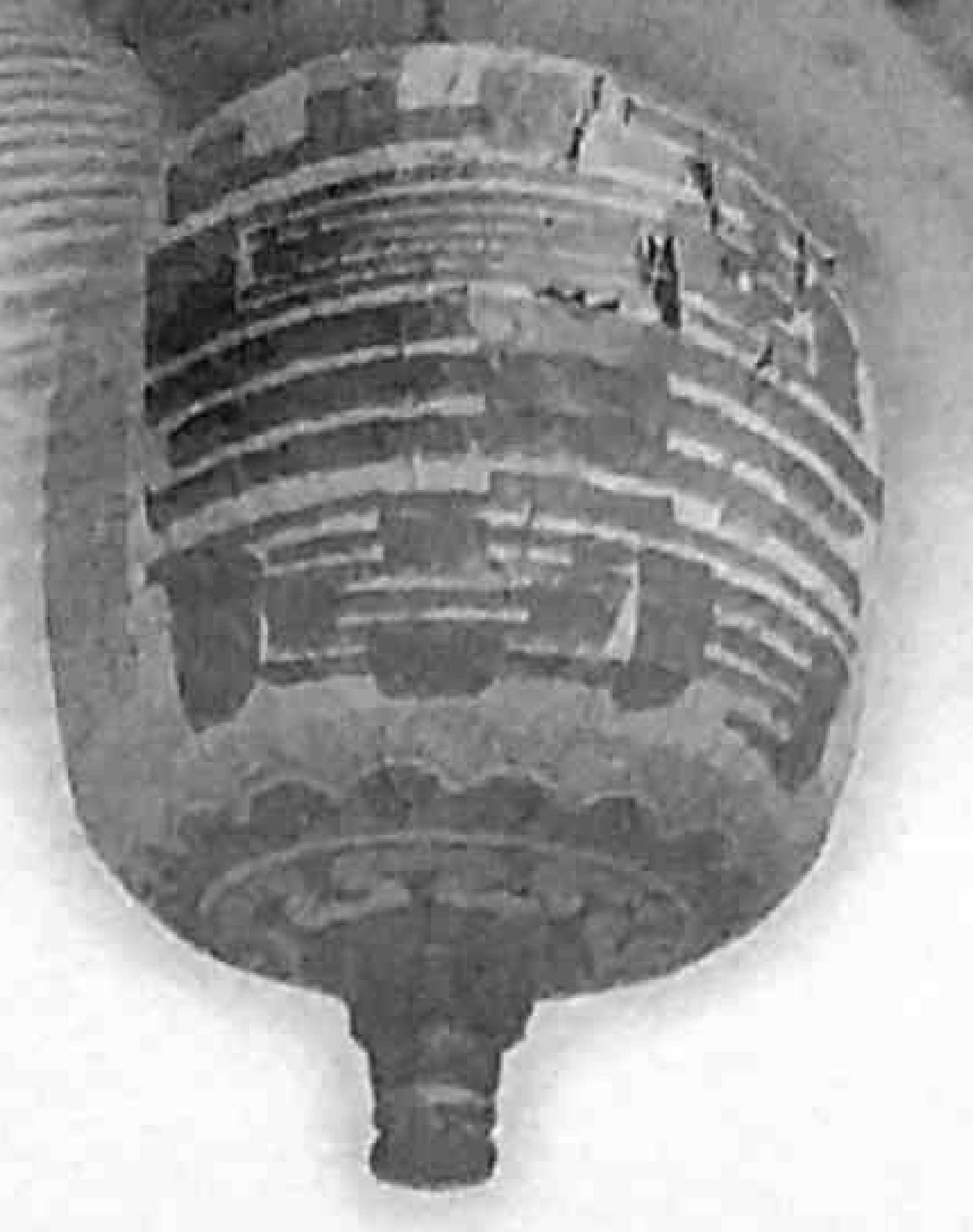












黑龍王

天庭上有五彩神龍





傳說天庭上有五彩神龍，他們被天帝派遣到凡間點化世人，替有緣者消災解孽。當中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白龍王之外，原來另外還有黑、紅、紫、青其他四位龍王。而今次我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當中的黑龍王。

事有湊巧，黑龍王跟白龍王一樣，同是泰國人，約五十歲，外形就有點像香港的甘草演員秦沛先生。黑龍王廟位於曼谷近郊，路程不遠但四周環境卻甚為偏僻；此外，黑龍王廟只在淩晨十二時後開放，而前往的信眾亦必須穿着深色服裝以表尊重。據悉他擅長指點女性「賺花錢」，所以前往求見的均以女性為多數。

有次我和幾個圈內的朋友前往曼谷度周末，期間有人提議到黑龍王廟見識，反正來到，我便跟着大夥兒出發。記得





同伴當中有一位是當時紅遍港、台但現已自殺身故的艷星，她在整個前往黑龍王廟的車程上都沉默寡言，像是滿懷心事似的。當車子駛近黑龍王廟時，附近陰森的環境令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眼前的建築物雖然宏偉，但內裡的陳設及燈光卻散發着神秘詭異的色彩，有點令人透不過氣的感覺。





尋找娛樂園　　隱世高人





由於是周末的關係，在大廳裡頭輪候的人十分的多，我們一行人就只好乖乖的跟着排隊。後來，因為黑龍王廟內的氣氛讓我感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便離隊，獨個兒待在大廳的後排等待友人。只見那些誠心信眾必恭必敬的跪在龍座前，靜心地聽着黑龍王的教誨。不一會，黑龍王前面已換了那位已故女星，我看見他一方面口中唸唸有詞，而另一方面就不停地將一把一把的樹葉往女星身上撒，好不忙碌。最後，黑龍王更在其龍座後的寶箱中抓起一堆五彩晶石和一個小匣子，交到女星手中，女星小心地接過禮物後便離開。

在回程時，那位女星的情況跟來時判若兩人，她不但和我們有說有笑，更向我們展示了黑龍王送給她的禮物。雖然那些晶石其實只是一般貨色，但勝在色彩絢麗，但是另外的





那個小匣子卻內有乾坤。那是一個手工相當不錯的銀器，應是女士們閨中常見的首飾匣，可是當我們把它打開時，卻發現裡頭藏着一隻奇醜無比的蟑螂。「你們看時看，千萬不要驚動黑龍王賜給我的蟑螂神！」我們當時均感此物邪門，可是女星卻視它如寶貝，更珍而重之的把它藏起來。「我很高興呢！黑龍王說我財來自有方，根本就不用愁。匣子內的蟑螂是他派來幫我賺錢的守護神。」





回港以後，女星在影圈的發展雖然未見起色，但有關她的緋聞或花邊新聞則時有聽聞。有時候我跟她或會間中碰到，只見她吃得好、穿得好，派頭比以前更厲害，內裡是甚麼文章，作為朋友的我亦只好心照不宣。但眼前一切卻令我想起了黑龍王的說話：「財來自有方，不用愁！」

只是好景不常，沒多久，坊間便流傳着女星被惡運纏擾的消息，有說是她因沉迷藥物而弄至經常神智不清，亦有人傳她是中了邪術。後來我問過其中一位當天和我們一同到黑龍王廟的朋友，他說：「自從我們回來以後，她的行為便開始有點異樣，例如她時常會有幻覺，更言之鑿鑿的說自己被一隻蟑螂迫害。」其實他有提議過帶她回到泰國請黑龍王求助或另找高人打救，可是都被女星一一拒絕，理由是沒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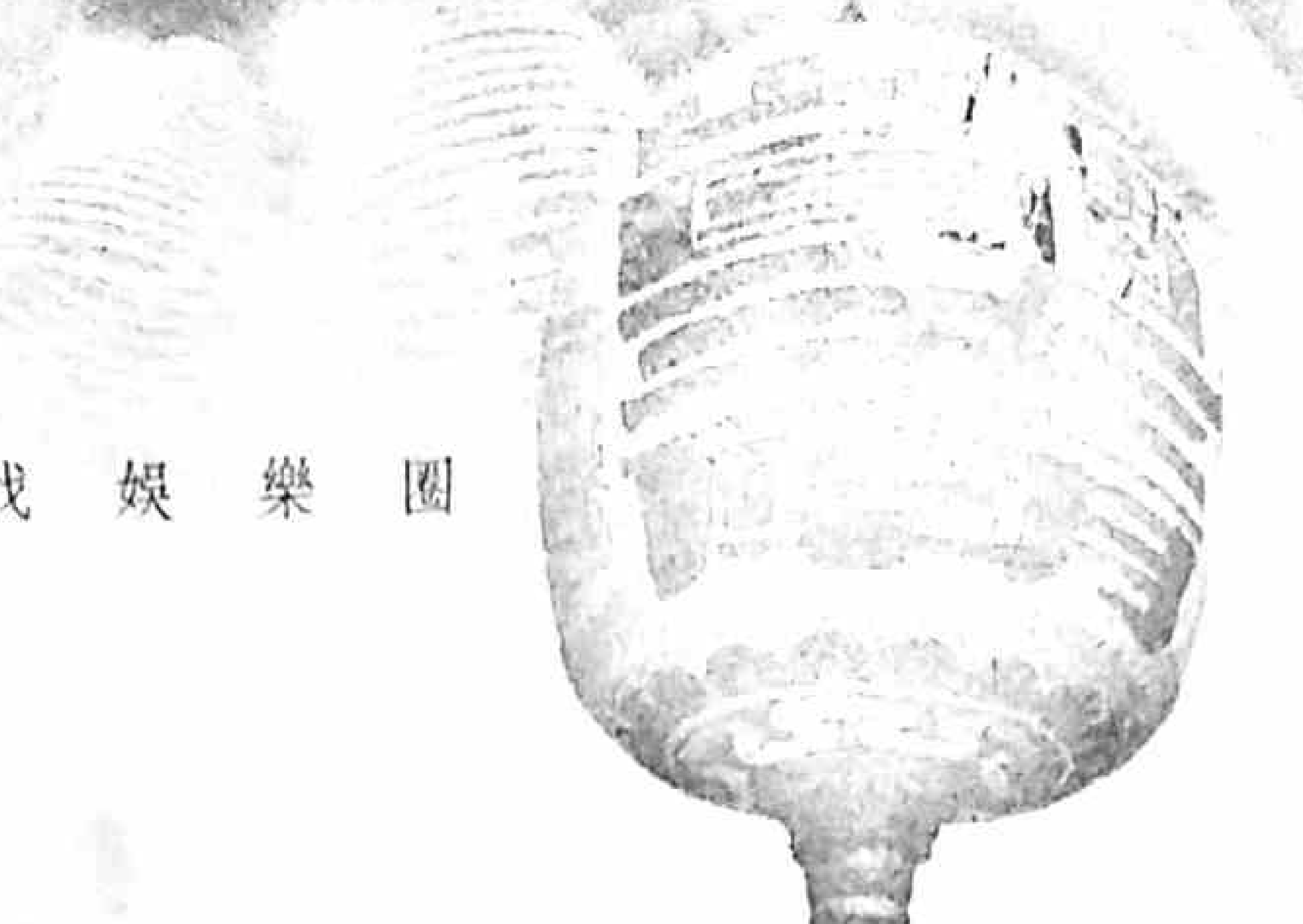
以幫得到她。

終於，那位女星還是選擇了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和惡運抗衡。對於她的決定，我真的覺得非常遺憾。在我眼中，她不單是一個真女人，還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女人；我覺得很可惜，因她沒有珍惜自己。



佛家有云：





「若要人幫你，
必須你幫你。」





後記

「相逢自是有緣」，

我之所以能遇上那些隱世奇人，

原是冥冥之中已有主宰。

知道答案又如何，

「該來的躲不過，不來的莫強求！」





行善必改運



版權頁

書　　名：尋找娛樂圈隱世高人
作　　者：梁思浩
出 品 人：陳桂賢
出版總監：陳亮瑜
出版經理：張浣儀
責任編輯：謝美玉　李昭勤
版面設計：pixel
出　　版：星島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光道一號星島大廈二樓B座
電　　話：852 2798 2323
傳　　真：852 2707 4252
製　　版：匯藝製作
印　　刷：彩藝高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台灣發行：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二零零四年七月初版
定　　價：港幣四十八元正　新台幣二百二十元正
國際書號：962-672-361-0

18年前梁思浩與曹伯伯

(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專長寫續壽書)相遇後，

便不斷遇上一些不可思議的人和事，

本書輯錄了思浩所見所遇的多位娛樂圈中人

御用隱世高人的故事。



售價HK$48 NT$220



